

孟姜女故事

研究集



附送

第三册

~~162247~~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8417B

顧頡剛編著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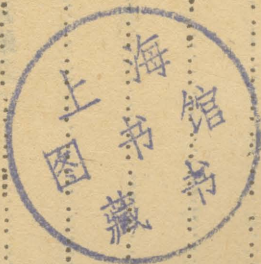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民俗學會叢書

~~124936~~

#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三冊目錄

## 自序

一	廣東海豐的孟姜女傳說(鍾敬文)	頁	一
二	李白詩中的崩山之說(鍾敬文)	頁	四
三	小浮梅閒話中之孟姜女與范夫人(鍾敬文)	頁	六
四	曹娥碑中之哀姜(劉策奇)	頁	九
五	文人的興會與傳說(郭紹虞)	頁	〇
六	臨澧與澧縣的孟姜女古蹟(伍家宥)	頁	一
七	諸暨與上虞的孟姜女歌曲(何植三)	頁	一
八	平湖的孟姜女歌(徐光熙)	頁	四
九	吳中唱春調的孟姜女哭夫(學生界一分子)	頁	一
十	敦煌寫本中之孟姜女小唱(劉復)	頁	七
		頁	九



十一	情史及戲曲大全中之孟姜女(鍾敬文)……………	頁	二四
十二	杞梁姓名的遞變與哭崩之城的遞變(魏建功)……………	頁	三一
十三	南曲譜及及民衆藝術中之孟姜女(錢肇基)……………	頁	四五
十四	送寒衣的傳說與俗歌(鍾敬文)……………	頁	五八
十五	孟姜女鼓詞聽稗鼓詞(錢肇基)……………	頁	六四
十六	畿輔通志中的孟姜女(鄭孝觀)……………	頁	七〇
十七	山海關孟姜女墓(周作人)……………	頁	七七
十八	築城曲與貫休詩(鍾敬文)……………	頁	七九
十九	南曲譜一詞兩見之理由(錢肇基)……………	頁	八〇
二十	萬卷堂書目中的孟姜女集(郭紹虞)……………	頁	八一
二一	曹娥碑之真蹟與拓本的問題(容庚)……………	頁	八二
二二	懊儂歌中的崩城(鍾敬文)……………	頁	八五

一三	曹娥江鐵橋的傳說(何植三)	頁	八八
二四	安肅縣的洗衣塘(沈兼士)	頁	九一
二五	琺玉集中的杞良妻滴血(程樹德)	頁	九二
二六	綏中縣的孟姜祠(程樹德)	頁	九五
二七	擋子填河口的故事及其他(崔漁汀)	頁	九七
二八	漢口的五仙女臨凡劇(甯 恕)	頁	一〇〇
二九	萬喜良的石像(錢肇基)	頁	一〇二
三十	廣列女傳中的杞植妻和杞梁妻(鄭孝觀)	頁	一〇三
三一	福州儒家班演唱的孟姜女(段井心)	頁	一〇八
三二	孟姜女故事與美孟姜歌(谷鳳田)	頁	一一〇
三三	膠東道的孟姜女古蹟(馬祥符)	頁	一一三
三四	福佬民族的孟姜女傳說及其他(鍾敬文)	頁	一一八

三五	哭泉孟姜女祠記及其他(鄭孝觀)……………	頁	一二四
三六	乾城歌闕中的孟姜女哭長城(谷鳳田)……………	頁	一三三
三七	上海城牆內的范喜良石像(郭紹虞)……………	頁	一三六
三八	目連戲與四明文戲中的孟姜女(錢肇基)……………	頁	一三八

## 小序

我敢說，若是我發表了第一篇孟姜女研究論文之後沒有人和我通信，我至今還是在黑弄裏摸着，我決不會發見這許多條新路，我決不會吸着這些清爽的空氣。

我真感幸！我得着這幾十位同志，他們嚮應着，引導着，引我到一個料想不到的世界。於是我們共同開闢這世界，開到現在，已經粗粗地造成一個新市了。

我深信這個新市的造成一定給別地方的人以一種興奮，他們或照樣地建築，或想出更好的方法來建築。「世界是進步的」，將來我們的新世界當然要看做舊世界呵！

但是，用了歷史的眼光來看，新的和舊的各有各的時代價值。我們在今日能穀做到這樣，我們在今日的時代裡，也可喊一聲小小的成功了。

我無論如何不敢忘記這幾十位同志給我的恩惠。我的研究孟姜女故事將來也許完成到七八分（十分完成的事是世界上沒有的），但若沒有諸位同志給與許多指示，我只有比顧亭林們考據孟姜女故事的文字多走上一大步罷了，我們的成績依然是限于書本的。書本雖博涉，總是士大夫們的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本不是士大夫們造成的，乃是民衆們一層一層地造成之後而給士大夫們借去的。幸賴諸同志的指示，使我得見各地方的民衆傳說的本來面目！

必須多看民衆傳說的本來面目，纔說得上研究故事！

顧頡剛。

十七，六，廿五。



#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三冊

(通訊)

## 一 廣東海豐的孟姜女傳說

頤剛先生：

讀尊作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甚佩！這一條『流傳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幾乎傳遍了中國全部』的老故事，本是千頭萬緒，很不容易捉摸的，給先生這麼一度整理，竟如剝繭抽絲，毫不紊亂；而且替他解釋了許多『所以轉變』的理由，尤見精心獨到。其實呢，像先生這樣整理的方法，是對於中國現在學術界很有裨益的工作；尊作在工程上有無完全奏功，還是比較的次要一點的問題。

我沒有多大能力給歌謠週刊的『孟姜女專號』做一篇有系統而且重要的文章，像尊作一般模樣的；我只想找尋到一些素材，以供大家之探索。可

是，在我這樣窄隘的希望內，還不能如願以償——我所得到的關於她的故事的材料，太少，太少了！請看下面所寫的便見。

十二月山歌中之第七首道：

七月裏來秋風吹，

孟姜烈女送寒衣。

哭崩長城八百里，

不見范郎來穿衣。

這首歌，因為篇幅過于短簡，找不出和普通關於她的傳說的大歧點；但也有兩點是略應注意的：

A 孟姜女有送寒衣的一回事；

B 她所哭倒的城牆長凡八百里。

我為的自己幼年聽過的關於她的傳說，那些印象已經迷濛得連輪廓都

記不起了，現在要再會知道呢，只好向朋友去問。以下便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關於她的故事的話：

孟姜女，是古代的一個孝女。她的父親給人埋築在萬里長城的下面；她傍城大哭，城牆爲她倒塌了八百里遠，她在那裏發見了她的父親的死屍。後來那已倒塌了的城牆之缺處，幾次補築，終於隨建隨崩，不能夠仍舊完好。其缺處猶至今依然云。

在這一段話裏，給我們得到一個不小的驚愕，就是，把『征父』代替了『征夫』，把『烈女』變成了『孝女』，這和兩千餘年來相沿的傳說是如何的差異呵！倘若不是他（我的朋友）記憶的錯誤，便是一個極可注目的變態了！其次，她所哭倒的八百里長城的缺處，屢築屢崩，終不能夠再行補好，這種極端的『精神感天說』也是古來關於她的傳說上所不曾見過的（就先生所舉及我個人所知的範圍內說）。

以上兩段材料，自然是十分的支離破碎，無當大用；但于我總算盡其搜集的能事，于先生——或者不只先生——也許不無少助參檢之用。爲此，我終于願意給你寫去，雖然自己很明白，這不過是像「野人獻曝」一般愚蠢的事情。

如蒙下教，至感！敬頌撰祺！

一九二四，十二，十五，

教文于海豐，公平。

## 二 李白詩中的崩山之說

頡剛先生：

前天寄上一信，——關於孟姜女的故事的——想已邀閱了。

今天偶然掀開樂府詩集一看，見李白的東海有勇婦起首四句云：

梁山感杞妻，

慟哭爲之傾；

金石忽暫開，

良由激深情。

讀此，可知道在唐朝的時候，關於她的故事，除了『崩城』之說外，還另有一種『崩山』之說——所崩的便是梁山。這種傳說，是否始自唐人，我們無從考見；其在傳說上，也不過是一個類似的小異點，無關於全體的重要。但在我們——其實，只當說你——有意窮究他的源委的人，不能不并注意到罷了。

敬祝著安！

十三，十二，十八，

敬文於公平。

頡剛按，崩山之說確是一個大發見，我初見李白這詩時，很懷疑這種傳說的曾經成立，因為在別處絕沒有見過。但後來又知道曹子建集中黃初六年令有云，『祀妻哭，梁山爲之崩』，乃知此種傳說自漢魏至唐未嘗歇絕，不過古籍缺佚，找不到詳盡的記載罷了。推其原因，由於漢人重天人感應的奇蹟，所以崩城不足，繼以崩山。唐以後，孟姜女的故事完全偏于『閨怨』方面了，所以這個傳說就無形地消失了。

### 三 小浮梅閒話中之孟姜女與范夫人

頡剛先生：

前月疊上關於孟姜女故事之函二通，當皆已達覽矣。

日間獨坐，偶憶起數年前讀過之小浮梅閒話中一段書，對於我第一信

七月歌中所言深有關係。其文曰：

俗傳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爲之崩。……

所述大略相同。豈在清代(?)之普通民間傳說中，孟姜女又已變爲送寒衣之女郎歟？蓋由征夫之范郎，因想到孟姜女之送寒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其下文又曰：

所謂范郎妻者，究不知爲何人。漢書匈奴傳：『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衆完保之，因以爲名』。然則范郎妻疑卽范夫人；乃夫死而完其城，非夫死而一哭崩城；且漢時人，非秦時人也。……

此段考據，雖不必十分確鑿可靠，然亦頗足備覽也。

此後，仍當努力以所得到之關於孟姜女故事之材料見告——尤其是從民間口頭上得來者。

敬祝著安！

一九二五，一，一三，

敬文于公平。

顏剛按：孟姜女送寒衣的傳說，從搜集到的材料看來，在元代已經有了。杞梁的變爲范郎，由于古文『杞』作『芭』（琴操便如此寫），俗人不識，誤爲『范』字；至梁之爲郎，乃是疊韻的轉變。范夫人原與孟姜女絕無關繫，不過學者欲對於孟姜女故事作理性的解釋，故勾合此事，以爲『崩城』是『完城』的傳誤罷了。其實故事原是不能這樣解釋的。



#### 四 曹娥碑中之哀姜

韻剛先生：

昨讀尊者『孟姜女故事的轉變』，說杞梁之妻的大名，到宋時孫奭才根據傳說稱她爲孟姜，後來就爲知識階級所承認了。

但是我昨天臨曹娥碑，偶見上面有二句，是：『哀姜哭市，杞崩城隅』。這哀姜二字似乎就是指杞梁之妻。曹娥碑文是後漢邯鄲淳代度尙撰的，那麼，杞梁之妻的名爲『姜』，不待宋的孫奭根據傳說才註出，在漢朝已經有了。

專此，并頌撰祺！

劉策奇。一月九日。

韻剛案，我初讀曹娥碑時，確有和劉先生同樣的欣快，以爲於此可知孟姜之稱遠在宋前，而且得到她的證法曰哀。那知後來一查，竟

是不對的。左傳文公十八年云：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於此，可知哀姜爲魯文公的夫人，她因爲夫死子殺，被迫歸齊而哭。邯鄲淳的文中說得很不明瞭，很像是因爲『哀姜哭市』所以『杞崩城隅』的。推其原意，本是連引兩事，本應該說『哀姜哭市，杞妻崩城』：只因上邊的句子韻是『餘』，『衢』，『都』，所以不得不湊上一個『隅』字押韻；但湊上了隅字又不成四言了，所以只得把『妻』字犧牲，而文義就隨之而模糊了。然而這篇碑文原是漢人所稱贊的『絕妙好辭』啊！

## 五 文人的興會與傳說

頡剛兄：

關於孟姜女的考據，極精詳，佩服之至。因此更盼望讀其下篇。弟以爲此類故事之轉變由于文人作品者爲多。——如孟姜女事之由貫休一詩遂轉移其時代到秦朝，卽是一例。而文人所作，羌無故實，只憑他一時興會，想像所及，隨意掇拾，恐未必可作爲一時之傳說。但其影響所及，則使後人由此傳會，或竟成爲一種傳說亦未可知。如現今郭沫若喜歡做故事劇，內中云云多與舊時本事不符，未必便爲今時傳說。至更數百年後若其作品有流傳價值，不難使後人增飾傳會以成傳說。未知兄意以爲何如？

弟紹虞。

十三，十二，廿四。

## 六 臨澧與澧縣的孟姜女古蹟

頡剛先生：

頃從歌謠週刊讀孟姜女專號，知道關於這個題目的材料尙在蒐集之中。我有幾條零碎資料，寫在下面，還得要先生自己費力去查，也許有些微貢獻，亦未可知。

我家在湖南石門縣（洞庭湖西）。在我的鄰縣臨澧境內（臨澧舊名安福），有一個地方，名叫姜女汊，是澧水經過之地。在其南岸，有座小山，其頂有一座姜女廟，磚石剝落，知道牠已歷年所。臨澧東境就是澧縣，在澧縣治東四十餘里之新洲，有孟姜山，面臨澧水，風景秀麗；上建姜女廟，外觀甚堂皇。以上兩處，我每次舟過其下，輒問舟子以『姜女』的故事，他們總祇知道她曾萬里尋夫。至于如何要爲她在此立廟，大家總答不出些什麼所以然來。可惜我無暇略爲停留，一向土著問其究竟。

可是從紀載方面，我想是可以畧得一二傳說的。所謂紀載，不外兩縣

——臨澧，澧縣（舊名澧州）——縣志。因爲廟建既古，而姜女的故事在我們那一方面流傳又甚廣佈，也許有紀載及的。（該兩縣縣志，我都沒有翻閱過，不過我的假設如是。至各縣縣志，以方家胡同京師圖書館收集爲多，澧州志彷彿有幾部在其中。安福縣志亦然。）

此外有本校法科教授黃右昌先生的先輩黃道讓著的雪竹樓詩集中的孟姜女行（？）一篇，洋洋數百千言，可一參閱。（此詩我在十二三歲時看過；內容說些什麼，現在全忘了。）此書向黃先生去找，定能得的。

「姜女」故事的唱本，我的家鄉亦有通行者，我也是在小時聽演戲的唱過。內容如何，現在全不知道。先生如必欲得者，亦可託人搜求。

手此，卽頌搜集豐富！

伍家宥啟。

一月十三日，西齋。

## 七 諸暨與上虞的孟姜女歌曲

頡剛先生：

茲寄上河南沁陽出的孟姜女哭長城一卷，浙江上虞流行的孟姜女四季歌一首。

我是浙江諸暨人，現在河南沁陽當教員。諸暨東鄉（因我住于東鄉，旁的不敢妄說）沒有十二月的花名歌，只有一種唱本；可惜我現在在這裏，不能購寄給先生。我在七八歲時，從住社廟中的理髮匠處已知道這件事。這個理髮匠貌很美，他拿着這唱本，指手畫腳的說給鄰居的娘兒聽；我于是得聽到這首有趣的故事，而且記得書後有一幅『孟姜女要求秦始皇向范杞良祭奠焚帛，她由城上縱身入火而自殉』的圖畫。

十四歲進紹興的師範，于是聽到孟姜女十二月的花名歌。這首情歌

，似乎城內的孩子們沒有一個不會唱的。這歌已在週刊登過了，所以不鈔奉。

後來到上虞瀝海所去當教員，一個縣講演員教我一首孟姜女的四季歌。其歌譜與七十六期上載的大同小異。

我對於孟姜女，只知道這一點。以後有得，當再相告。即請撰安。

何植三。

一月十六日。

頡剛案，何先生寄來的沁陽廣興德刻的孟姜女哭長城唱本，與董作賓先生送下的宛南萬興堂刻本（見附錄六）同；惟文字之間有稍異者，如『捧到』之作『救到』，『女賢良』之作『女花童』之類。內有兩處足以糾正宛南本的錯誤：(1)第二句『與知賢良住那方』，與字作『怎』。(2)末段『八幅羅裙手巾藏』，巾字作『中』。至諸賢的唱本說孟姜縱身

入火自殉，實是一個特異的死法，極希望何先生託人找得，寄與我們。

## 八 平湖的孟姜女歌

頡剛先生：

關於『孟姜女故事』，敝處（浙江平湖縣）有口傳，繪圖，春調三種表現這件故事。口傳與繪圖的事實，起初的情形與七十六期歌謠所登載的『孟姜女寶卷』大致相同。圖上的服裝係古裝。

春調即『孟姜女十二月春調』，——如『正月裏來是新春，家家戶戶點紅燈。別家丈夫團圓聚，奴家那丈夫去造長城，……』近年來十分的盛行，小兒女們十個中有九個會唱的。到夏天的晚上，出外走一趟，總可以聽到幾處尖銳可愛的小聲音歌唱着。



在敵處附近一帶（或可說嘉興六縣以內），春調均很流行。此請大安！

徐光熙。

一月十二日。

## 九 吳中唱春調的孟姜女哭夫

頡剛先生：

讀先生在歌謠週刊登的『孟姜女』專號上篇，非常有味！據先生說，尙有下篇待續。現在我有一點兒材料貢獻先生，雖想先生或已早知，但仍寫牠出來，以備萬一：

現在吳中兒女（尤其是歌妓）通行一種歌曲，卽所謂江蘇調者，中有一詞，叫做唱春詞。這種詞裏，有一個叫做孟姜女哭夫的，詞中事實，是述孟姜女之夫爲築長城而死，和先生做這個文章的材料不無一點關係。全詞

是依一年之十二個月來分段，共十二唱。全的我記不了；我記得的只正二三月三個月的三段。但後面各段對孟姜女故事的事實絲毫沒有述說，記不得也沒有什麼關係。牠的前面的三段是：

(1)正月裡來是新春，家家戶戶點紅燈。

人家丈夫團圓聚，孟姜女丈夫造長城！

(2)二月裡來暖洋洋，燕子雙雙到南方；

新窠做得端端正，對對成雙在畫樑。

(3)三月裡來是清明，桃紅柳綠正當景。

人家墳上飄白紙，孟姜墳上冷清清！

據這個詞的第一段最末一句看來，那末，是認定孟姜女的丈夫是造長城的一個，髣髴並不是齊國的杞梁了。

我寫這個，不過供給先生一件參考；用得着，用不得着，請憑先生的

高見！

專此，即頌大安！

學生界一分子上。

十一月廿七日。

頡剛按，從以上三函看來，可見孟姜女十二月花名歌的勢力遍達于「吳越」的區域。但不知道這歌是不是南至紹興而止？

## 十 敦煌寫本中之孟姜女小唱

頡剛先生：

在歌謠六十九中看見你的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學家的眼光與手段來研究這故事；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來一個有價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來一篇有價值的文章。

我前年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燉煌寫本中，抄到幾首唐宋間的小唱（

時間難於斷定，大約是晚唐，最遲亦不過五代），中有一首，於你很有用處，今照抄如下（Collection Pelliot, no. 2809）：

孟姜女犯（當是犯字）梁（當是梁字）清（疑是情字）一去煙山（疑是山字）更不歸造得寒衣無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長城路實（疑是實字）難行來（？）醜（當是醜字）山下雪零（疑脫一零字）喫（疑是喫字）酒則爲隣（頗似隔字但不得其解）飮（當是飯字）病厭（願）身強律（當是健字）

早還歸

這一段文，至少有四件事可以借他證明：

- 一，孟姜二字用作杞梁妻之專名，遠在邵武士人之前。
- 二，而且非但稱孟姜，還在後面加上女字，和現在傳說中一樣；那麼，孟姜女三字相連而爲一專名，也已有了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 三，在你的唐代時勢反映說上，得了一個直接的證據；因爲以這首小

唱同唐朝人的閨怨詩相比，雖然『雅俗殊途』，卻是一鼻孔出氣。

四，因為這是個民間小唱，可以說是現代小唱中的孟姜女，被我們找出了個嫡派祖宗了。

寫畢此信，偶得三十二字，亦併寫之：

民到於今說孟姜，

不說秦皇與漢武。

由來平凡悲劇最悲哀，

所以孟姜一哭竟千古。

問你的好。

弟劉復。

一九二五，一，一一，巴黎。

韻剛案，自我發表了孟姜女的研究之後，時時得到新的欣慰，而尤

足使我狂喜的有二：一是哭崩梁山之說的發見；一卽是這封信，把宋以前的小唱從海外找了出來（劉先生說此歌『最遲亦不過五代』，按敦煌藏書誠多唐五代人所書，然亦有在宋初的——如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第二六四九號記曹延祿事卽爲太平興國九年所寫，那時離宋的開國已有二十五年了——所以應說『最遲不過宋初』）。有了這首小唱，使得我們知道孟姜女一名由來已久，而且親送寒衣一件故事已經在那時成立了。這真是非常的可貴，使我們說不盡的歡慰。對於這首小唱的校讀，我有幾項意見寫在下面，請大家討論：

(1) 把梁的杞字寫作『犯』，固然是形譌，但說不定范郎的『范』字卽由此而來。

(2) 『犯梁清』的清字疑是『妻』之誤，因爲清（ㄑ一ㄥ）與妻（ㄑ一）爲雙聲，而妻與下面的歸（ㄍㄨㄟ）衣（一）是同韻。但亦不是一定爲

妻而非情，因為下面的三字句「長城路，實難行」也不是押韻的。不過這可備一說罷了。

(3)「**飛**」字爲朝爲彩，均不可知。「**飛**」字疑是山名。如果這個猜想是不錯的，那麼，這個山名找出之後，便可約畧推知這歌的發生地點和當時傳說中的孟姜女尋夫路徑了。

(4)「**雪**」字之下疑不是脫一「**霧**」字而是脫一「**飛**」字，「**霧**」當是「**紛**」字之誤，因為「**飛**」字可與歸衣等字押韻，而末字若爲「**飛**」字其上即應爲「**紛**」而非「**霧**」。

把劉先生的校勘和我的假設併合起來，將這首小唱寫得容易看些，如下：

孟姜女，

犯梁情，

一去煙山更不歸。

道得寒衣無人送，

不免自家送征衣。

長城路，

實難行，

□□山下雪紛飛。

喫酒則爲□飯病，

願身強健早還歸！

我們已請劉先生把這歌原文照相，想來是必可如願的。特在此附告，博得大家的歡慰。

## 十一 情史及戲曲大全中之孟姜女



頡剛先生：

覆書誦悉。李白詩中語，先生以爲由于春秋時有『梁山崩』（見春秋）之事而起，甚爲有見。然此事果爲當日民衆傳說之纏誤，或李白個人之錯用，則不易知也。

前寄上之以孟姜爲孝女一則傳說，現搜不到別種旁證——如戲曲歌謠之類，——或出于友人之誤記，亦未可知。

吾雖在百戲名中見到『八八烈女許孟姜』之一齣戲目，然終于尋不出一本關於孟姜女之戲曲。吾邑歌本曲冊，大都來自潮梅兩鄰封，而來自潮地者尤多。吾擬于本月中旬到潮一遊，當留心向彼鄉尋找，屆時或有以報命也。

詹詹外史氏所著之情史，內『情感類』中有杞梁妻，孟姜兩篇，蓋一事之雙出也。杞梁妻篇所述，與前人崔豹，馬縞之言大略相似，可以代表她

上半截之傳說。孟姜篇則多取材于她後半截之傳說，故其言頗與近日坊間各唱本所云類近。其全文曰：

秦孟姜，富人女也。贅范杞梁，三日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爲製寒衣送之。至長城，聞知夫已故，乃號天頓足，哭聲震地。城崩，尋夫骸骨，多難認，嚙指血滴之，入骨不可拭者。知其爲夫骨，負之而歸。至潼關，筋力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骨岩下，坐山旁以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

先生一月十一號啟事中，謂現關於孟姜女之戲曲只得到一種，蓋從戲考中考見者。吾曾于戲曲大全中（此書爲上海文明書局之出版物）看過一篇孟姜女之戲曲（編者云是京劇）。吾未見戲考，不知是否即與之同屬一劇？請先生試一檢閱之！

吾又于戲曲大全中見到下面一首關於孟姜女之山歌：

第十三條手巾綉得奇，

孟姜獨自送寒衣，

尋夫萬里人人曉，

這樣女子世間稀！

——六十條手巾山歌之第十三節——

關於孟姜女之圖畫，小說等，此間無從見到，莫可應徵，其他關於各種故事之材料（如雷峯塔，祝英臺之類），當于可能之範圍內努力以將命。

南宋周燁所撰北轅錄中云：「八日至雍丘縣，次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此段語頗足資考覽，因并錄上。

敬頌著祺！

敬文。

十四，二，四。

韻剛案，戲曲大全中的孟姜女，已與戲考對勘，完全相同。情史所載，孟姜女死于潼關，那地並有她的廟，與孟姜仙女寶卷相同，也是一個重要的記載。潼關的廟現還存在嗎？希望陝西人給我一個回答。

孟姜女爲孝女的傳說，我已經尋到證據了。象縣劉策奇先生新近寄我一冊花旛記，是廣西的孟姜女唱本。開頭便說：

……目連救母上西天；

孟宗哭竹冬笋生；……

王祥行孝魚出現；

郭巨埋兒天賜金；

董永賣身葬父母，

天差織女結成親；

丁蘭刻木爲父母，

後來天地自然興。……

諸般古人休要說，

且說姜女送寒衣。

牠把許多孝子引起孟姜女的送寒衣，似卽以她的送寒衣爲孝行之一。這還可以說偶合，劉先生又寄來一冊歌錢臨風，上面說道：

我唱『二十四孝』人：

第一行孝舜明君，……

第二行孝是目連，……

這樣的排至『十一』，卽云：

十一行孝孟姜女，

丈夫去春（疑當作春）萬里牆，

親自哭到長城地，

尋得骸骨轉還鄉。

這是很明白的以孟姜女的行事爲『孝行』了。想來在民衆的頭腦中確有以兒子的善事父母，妻妾的善事夫君都稱爲孝的，所以尋夫的孟姜女亦可加以『孝女』的稱號，與緹縈，曹娥無別。久而久之，就在這個孝字上又轉出『尋父』的故事來了。鍾先生這信上說，『吾邑曲本歌冊大都來自潮梅兩鄰封，而來自潮地者尤多』。劉先生的劉三姐傳說（見歌謠八二號）中也說，『傳聞劉三姐係廣東潮梅人，有唱歌之天才，走遍兩粵，不獲一對手。後至立魚峰（廣西柳州），遇一農夫，……』。這兩段話均可見潮梅歌唱的勢力之大。許多故事，大都從歌唱中流傳變化。孟姜女之有孝稱，和她的竟爲孝女，說不定即是由潮梅人唱出來的，所以他們歌唱勢力所及的地方，有相類

的故事與唱本，而象縣得來的唱本就可以解釋海豐傳說的故事了。鍾先生要到潮州去搜集歌本曲冊，我們十分佩服他的精神，更十分祝頌他的成功！

### 十三 杞梁姓名的遞變與哭崩之城的遞變

顏剛兄：

我看了半農先生所抄回來的舊孟姜女曲詞，覺得萬喜良的來歷很有可考究的意味。

『杞』字的形體與『犯』字相似，『犯』字的聲音與『范』字相同並且有些形似，於是『杞』字一以形譌而爲『犯』，再以音訛而爲『范』。『范』字是F聲，『萬』字是V聲，這又是最容易混同不分的；蘇州音『范』『萬』不分就是明證。現在V聲的字，雖然在音韻沿革上該有由M聲變來的歷史，如『邁』，『勛』，『妹』諸字至今尙讀M聲，而FM不分的現象，從這首舊小唱裏『犯

「梁情」看來至少宋以後元明以來就已如此了。所以我假設「杞梁」的姓，在民間作爲孟姜女故事中心人物的時候，已因形譌而寫作「犯」，讀音也許還是作「杞」；這就如我們家鄉豆腐店賬簿上記「千張」爲「卜頁」一樣。我們家鄉叫卜頁音爲「撥葉」，而「卜」字與「撥」字音並不同，他們却就借用了。我們也許將來便因爲這個音而把物品的名稱無形的改變了，亦未可知。而且，這種故意在音近的方音裏借用別一個字，而有使原有的聲音變化的事實，還可以用北京城裏的地名做證明。高義伯胡同，智義伯胡同，孟端胡同，這三個地名就我的推測，警察廳標立路牌的最初一定有廣東人，江浙的蘇常松太杭嘉湖的人，和南京人在內；因「狗尾」（北京方音讀如「巴」）一個字恰恰是廣東官話「高義伯」的音，「猪尾巴」恰恰是江浙的蘇常松太杭嘉湖官話「智義伯」的音，「門墩」恰恰是南京話「孟端」的音。所以，「杞梁」的「杞」字寫變「犯」字之後，不知道多少時才改做了「范」字；等到「范」字出現，這



就把『杞』字的讀音丟了，而讀『范』了。於是便由形譌而至於音訛；但是這一次的音訛還是在F聲裏。從這點可以知道是唐宋時代流行於北方的杞梁已改姓了范。在南方的民族中，杞梁的姓便受了方音化而姓萬。就你蒐羅的材料中，我曾經提出了各地杞梁姓氏不同的例：

- (1) 獨有那范杞梁的妻兒孟姜女，——京兆鼓詞。
- (2) 秦孟姜……贅范杞梁，——情史。
- (3) 范杞良——何植三書中所寫。
- (4) 江寧縣來了一民夫，他的名字范希郎——河南唱本。
- (5) 中間不見范士郎，——廣西十二月歌之七。
- (6) 不見范郎來穿衣，——海豐（廣東縣名）山歌。
- (7) 范郎廟——北轅錄。
- (8) 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小浮梅閒話。

(9) 取名喜良，萬姓根，——廣西寶卷，作者蘇州人。

(10) 不見親夫萬喜良，——南京唱本。

(11) 莫叮奴夫萬喜良，——江浙唱春詞。

(12) 莫叮奴夫萬杞良，——北京十二月歌。

(13) 杞崩城隅，——曹娥碑。

(14) 梁山感杞妻，——李白詩。

(15) 犯梁情，——劉抄小唱。

(1) 到(8) 統是姓范，(9) 到(12) 統是姓萬，(13) (14) 是姓杞，(15) 可說是姓杞而書誤。(13) (14) 是漢唐人的傳說，(15) 是唐宋後的傳說。(1) 到(8) 是由『杞』誤『犯』以後的改變，(9) 到(12) 是由『犯』變『范』以後的改變。這是杞梁在傳說中改姓的沿革。

杞梁的姓既改變成了『范』和『萬』，同時他的名却也由單名『梁』而改做

『杞梁』，『杞良』，『希郎』，『士郎』，『喜良』種種同音異字的雙名。我們中國單名制早於雙名制的事實，不必贅述；不過雙名制盛行我想都不遠至宋元以前。自這點，我們可以與杞梁姓誤爲『犯』的一個證據參訂杞梁雙名改就的時代也應在宋元以後。至於他雙名仍與『杞梁』二字同音，更可以證明早已由『杞』誤『犯』，由『犯』改『范』，而民間並不知道杞梁就是姓『杞』的了。其中『杞』『希』『士』『喜』的變化，則不外方音化的原因。並且這幾個字都是疊韻字，聲的方面我很疑惑與山東音有關，山東音的知徹澄與見溪羣的音有些相像，我們在馬神廟飯館子裏到處可以聽見，如『知道』爲『機道』之類。國音的『ㄐ』『ㄑ』與『ㄒ』和『ㄗ』，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分別，要調查以後才可斷定。孟姜的故事我以爲當是發源於山東，那末這『杞』字的聲音轉徙到各處去或者才變了『喜』『希』『士』的。廣西人讀『士』時與『希』同，河南人讀『希』不知爲何音，江浙讀『喜』與『希』惟聲調不同，

所以，我疑惑山東的『杞』音必與河南的『希』，廣西的『士』，江浙的『喜』音相似。至於『梁』字變改『良』完全同音；就是『郎』也不過韻的小異，——也許『郎』的音原來與『梁』『良』同，或『梁』『良』的音原來與『郎』同。這是杞梁在傳說中成雙名利有別署的大概。

我既然以爲孟姜的故事當發源山東，所以就又注意到孟姜哭倒長城的城的問題。我們知道春秋以還，六國時代，各國各自築了防城，各自保守；秦始皇兼併天下以後，專防北方民族的侵畧，便把燕晉各北國的邊牆聯接起來。後人却只記得他這回事，把築長城的大工程都放在他的政績裏來講了。山東不在極北的邊陲，孟姜的故事而與秦始皇北築的長城發生關係，我們不能不注意上面的事實。原來齊魯之邊也有城牆，或者就說是『長城』。至今泰山脚下還有古城存在著。我們看山東地圖猶可看到濟南泰安之間尙有長城的名目。（其他長城古城的名目隨處可見。）這傳說中『長城』

的來歷，恐怕是由『杞崩城隅』的『城』字上牽連得來的；而『杞崩城隅』的城恐怕又是由齊魯的邊城的實物牽連得來的。『崩城』的『城』與『弔于郊』的『郊』字大有關係。崩城的事已由你解釋很明白，所以自『邾邾』而加上『哭之哀』；既哭之哀，於是發生『隅崩城隍』的話；崩城的話原來還是漢以前的傳說，究竟那個城沒有明文。照列女傳『赴淄而薨』說來，定是靠近淄水的城池。我姑且以左傳爲本，把這個城和郊地假想的寫出來。襄公二十三年傳說：

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邾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冬……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復將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這幾段傳合看，可以知道杞梁是隨齊侯（莊公）伐衛伐晉的一員將官；他們自臨淄出發，到了朝歌（衛地，今衛輝一帶），從朝歌又到了孟門（晉山，近太行山），太行，熒庭（晉地，今翼城一帶），邾邵（晉地，今濟源一帶）；回頭並不會走回齊國，便向了東南，到了且于（莒地，今東莒一帶）。大約這一番長途行軍，杞梁是都在其列。他夜裏進了且于之隧，住在莒國的

郊外四天多（宿當作信宿之宿解，故云），後來與莒子在蒲侯氏戰死。依「郊」字的解釋自然是莒國國都靠近的所在，蒲侯氏當是更較近於莒的地方。這莒郊與傳說上當無甚關係。等到齊侯歸家了，杞梁妻來迎杞梁之屍，於是有郊弔的事件。那末，這個郊當是齊都之郊，而於傳說上「哭於郊」的地方頗有關係。郊是齊郊，杞梁妻受齊侯弔於室，自然室是在齊郊之裏。齊都臨淄，列女傳說莊公還車詣其室成禮而去，當是莊公到她家弔了便直奔臨淄而去。所以，她枕杞梁之屍於城下而哭的時候，齊莊公已由郊至其家弔完走了；正是她無子又無內外五屬之親而無所歸，丈夫的屍首由戰場載至於郊尙未能葬呢。屍首所在的城下，當在邾弔所在的郊地。這郊地上的城被她哭崩時屍首還在城下未葬：據列女傳所記應是如此。後來恰恰顛倒過來，說她去尋夫，哭倒了城，而見屍骨！她迎夫屍于郊，我以爲是後來傳說中尋丈夫到荒郊去的影子；哭城依舊未變其說。齊郊的城依歷史上

記載和地理上遺跡可以斷定有的，並且也叫做長城。那末，長城的來源在這傳說中並非無可尋找的了。水經注說是莒城，錯了；大概由於看錯宿於莒郊的『郊』，與齊侯郊弔的『郊』爲一處的緣故。古今注說是杞城，大概誤認杞梁的杞字做了地名，猶如李白把『梁』字牽連做山名一樣。後來哭倒長城的長城指了現今直隸山西……以北的故燕趙……等國的長城，乃是因爲長城變了一個專名詞，在秦始皇以後。長城變了秦始皇專利的工程，孟姜女哭倒的長城便也搬了家了。這是長城在傳說裏的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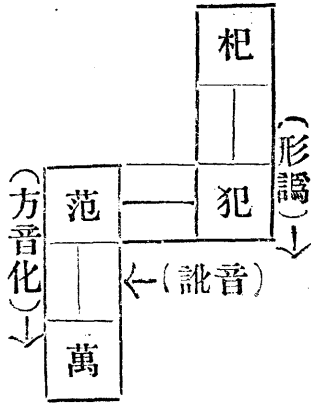
杞梁妻等到杞梁既葬，便投淄水而死，列女傳這樣說。後來便變做蹈海而死，中間穿插了一大段秦始皇與孟姜女辦交涉的事實。這並無甚希奇。惟有李白詩云『梁山感杞妻』，很可注意。我疑惑他知道傳說與列女傳不同，把『崩城』變做『崩山』；並且『梁山』與『杞妻』兩個名詞上，把『杞』和『梁』分做兩起，這或者因城爲山，而復以『梁山崩』相牽連的。



長城由齊而牽連於秦，於是杞梁原來戰死的事實變成築城而死，而添出送寒衣的傳說。這自然是嘆息「武皇開邊意未已」的反對邊功思想的結晶，把一個傳說完全改變了面目。所以，我想這個故事，一變自秦始皇聯接長城，再變自漢唐人感痛時艱。

我隨便提筆，不想竟寫了這一大片絮絮瑣語！現在只好結束起來，還要請你指正！我很願意得見各地的記載，好研究方音，從他們不同的地方；並且要設法證明這個故事是發源於山東的。至於萬喜良變為蘇州或江寧人，孟姜女有姓許的說法，都還待考證。

(一) 附杞字遞變表



(二) 附杞梁姓名遞變表

代		時		遞變情形
宋	唐	漢	春秋	
↓	↓	↓	↓	
元	宋	唐	漢	形
萬喜良	范杞梁	范梁	犯梁	
		杞梁	杞梁	
		杞梁	杞梁	

(三) 附杞梁妻哭崩之齊長城遞變爲秦萬里長城線索表

漢以前的傳說

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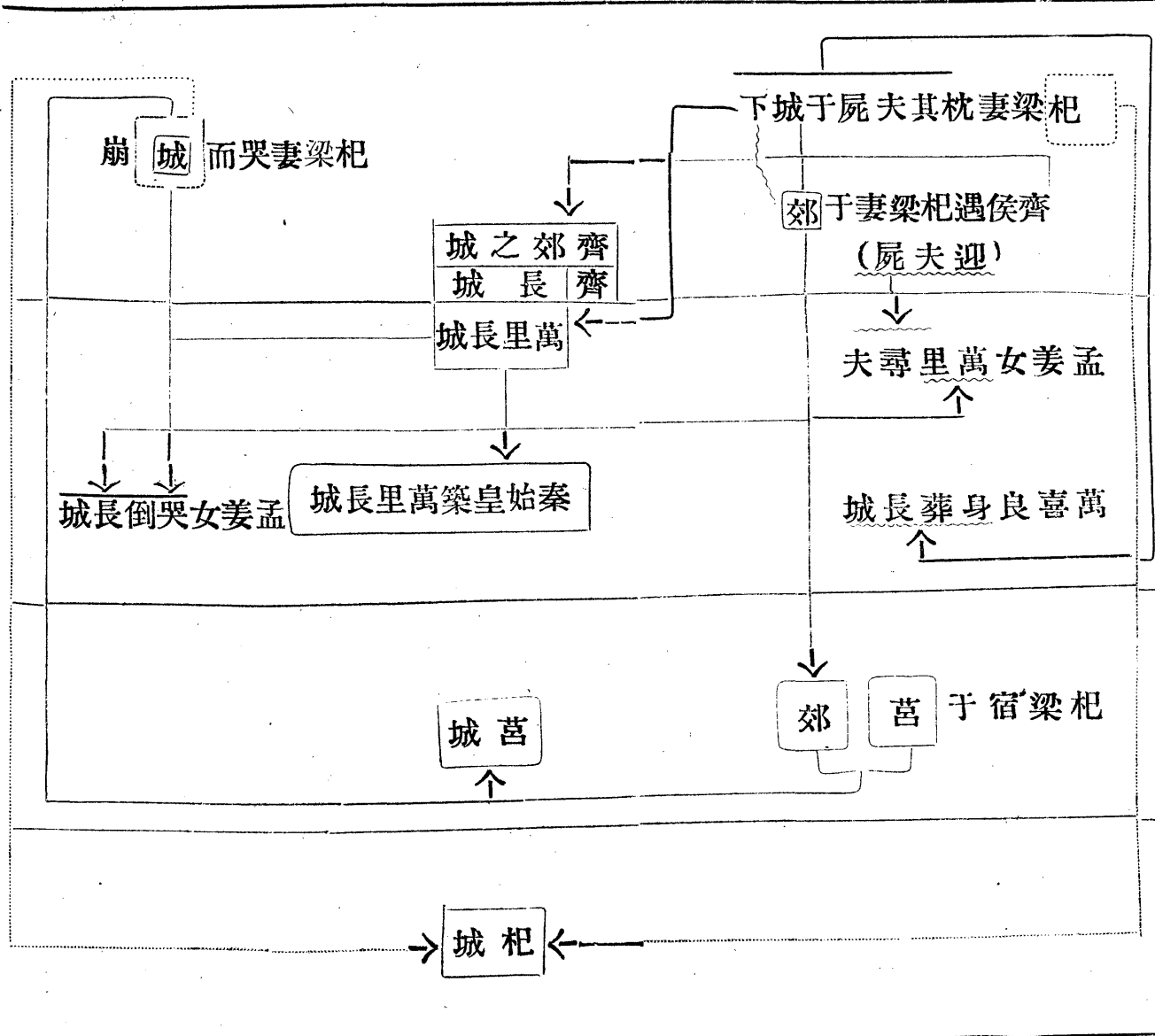
漢唐以來變化的新

傳說

水經注誤解的

傳說

古今注誤解的



此  
页  
空  
白

### 十三 南曲譜及民衆藝術中之孟姜女

韻剛按，自二月廿八日至四月廿日，承錢南揚先生連給我四封信，搜集的材料非常多，真是感激極了。今把這四封信編排一過，併爲一通；除提出孟姜碑文的考證入論文闌外，統在此間發表。

韻剛先生大鑒：

基方着手作南曲譜徵引傳奇攷，中有孟姜女傳奇一種，故對於孟姜女故事頗留意。適見歌謠週刊有該故事專號之刊，謹將所見者爲先生告之。

孟姜女之戲曲共有三種：

- (1) 金院本打畧拴搐類有孟姜女一本，見輟耕錄。
- (2) 元鄭廷玉有孟姜女送寒衣雜劇一本，見錄鬼簿。
- (3) 無名氏孟姜女傳奇，見南曲譜（卽明沈璟之南九宮譜，亦卽清康

熙時王奕清所編欽定曲譜之南曲部。

南曲譜中所引正宮近詞划鋏令一支，大石慢詞烏夜啼一支（案，此支南呂慢詞重見），今錄之：

（划鋏令）咱每本是簪纓裔，官差來此苦寒地。儒身掛荷衣，勉隨隊裡。河堤運泥，築城萬里。大家努力，唱個划鋏令兒。（案，此乃築城者所唱，似是數人同唱者。每，猶們也。）

（烏夜啼）懊恨孤貧命！圖一子晚景温存。可憐不遂平生願，到如今母子兩離分！（案，此當是范喜良之母所唱。）

烏夜啼兩見於南呂，大石者，南呂，大石皆有此調也。本來『慢詞』性質與『引子』相同，填詞者皆可不據宮調，隨意用之；惟作譜者不能不分門別類耳。此南呂烏夜啼與大石烏夜啼本是同腔，故所引之例皆爲『懊恨』一詞。不過在本書體例上觀之，一詞兩見，實屬例外耳。

王靜安先生曲錄于南曲譜所引「傳奇」下注云，『有與金人院本，元人雜劇名目相同者，然其下皆注「傳奇」，又入「南曲」，知爲明人傳奇無疑矣』。此語未盡然。王先生大約未見明徐渭南詞序錄（此書董康所刻之讀曲叢刊及曲苑中皆有。所錄宋元舊曲凡六十五，明曲凡四十八。如鬼元宵，劉錫沈香太子，賀怜怜烟花怨等二三十種，皆曲錄所無，此未見該書之證）。南曲譜所引曲文多極古，且除引子過曲外，近詞慢詞所引大都皆宋人詩餘。孟姜女傳奇曲凡三見，皆在近詞慢詞中，恐爲古曲，未必明人所作。又南曲譜書傳奇名都簡畧，不如南詞序錄之詳。如譜引有『陳光燾傳奇』，『劉文龍傳奇』『唐伯亨傳奇』，而序錄有『陳光燾江流和尚』『劉文龍菱花鏡』，『唐伯亨八不知音』。孟姜女傳奇恐亦同此。

寶卷，江浙間唱者謂之『說因果』，有唱有白，以錢鈸一片擊而和之。江浙一帶——杭，嘉，湖，蘇，松，太——小茶肆中猶時時見之。鄉鎮間

尤多。蓋宋人『說話』之遺風也。其唱本亦甚古。如傳奇彙考卷三雙修記下云：『記其年則萬歷癸丑。序文云，「暇日取劉香女寶卷（基收集寶卷四十餘種，中有此一種）被之聲歌，名雙修記……」』，則劉香女傳自明代明矣。又有一種『走江湖』（大半和尚裝束），手敲木魚，口唱寶卷，沿門求乞；與『說因果』有一定時間，一定地點者不同。

孟姜女寶卷，疑亦爲明代之書。雖尙無證據足以證明，然中有『員外』，『銀子幾兩』，『姑蘇』等辭，決非清中葉以後所作。

鼓詞起于何時，不可考。老殘游記第二章記白妞改革『梨花大鼓』，將西皮，二簧等種種腔調裝入大鼓書內。『京津大鼓』雖與『梨花大鼓』不同，然其腔調亦由各種腔調湊合而成。是則有皮黃之後，大鼓始革新，乃入大成時期，蓋在嘉道以後矣。且乾隆末，天津顏自德（當時曲師）編訂霓裳續譜，收羅繁富，而未見有大鼓詞。可見大鼓起源，總在清中葉以後。



孟姜女鼓詞當是『大成時期』之作品。倘在『原始時期』，不會有此洋洋數千言，且羈入北京方言亦當更多于此。是則起于皮黃之後可以明矣。

孟姜女寶卷與孟姜女鼓詞時代既明，乃可討論魏君之說。魏君在專號六通信中舉十五例，以爲(1)到(8)是由『祀』誤『犯』以後之改變，(9)到(12)是由『犯』變『范』以後之改變。其中鼓詞爲例(1)，寶卷爲例(9)。今既證明寶卷在鼓詞之前，則例(9)自應列在例(1)之上，其說自破矣。

又魏君以爲『北方祀梁改姓范，南方改姓萬』，未免武斷。觀以下所舉諸例，便見矛盾。如：——

例(5)，廣西十二月歌作『范』。

例(6)，廣東海豐山歌作『范』。

例(3)，例(8)，何植三先生諸賢人，俞樾德清人，而皆作『范』。

此皆南方人改祀梁姓『范』者。實則『萬』，『范』二字，在唐宋韻書中雖有不

同，至范善濤作中州音韻，同收入寒山去聲中（皆陽去），無甚區別矣。且中州音韻參酌適中，南北皆宜（作曲者始以北曲依中原音韻，南曲依洪武正韻；自中州音韻出，南北曲皆宗之，此南北皆宜之證）。可知茲二字無論南北，聲音皆相近似，正不必斤斤于分南『萬』北『范』也。

所收集材料，不可以某處所得即認爲某處之材料。試舉兩例：——

(1) 孟姜女寶卷爲江浙所出產，今得自廣西，不可即認爲廣西之產物。

(2) 孟姜女四季歌採自北京，實由蘇，滬傳來，非北京之產物。蓋北

京在清中葉時，盛行西調雜曲。近時所謂靠山調，礮礮調等，或者由雜曲演化而出，則是北京之產物也。（其傳來原因，不外（一）妓女，（二）伶人（白話劇），（三）留聲機片，（四）僑京之蘇滬人。）

北方灤州影戲中，或亦有孟姜女脚本。尙有孟姜女彈詞一種，先生可于書肆訪求之。

『二十四孝』之名，葉盛水東日記中已道及。明徐叔回八義記又有『二十五孝』之稱。明末無名氏所作之孝順歌傳奇，清初無名氏之傳奇彙攷提其要旨云：『以大舜，漢文帝爲帝孝；曾參，閔損，仲由爲賢孝；萊子，姜詩爲順孝；黃香，陸績爲幼孝；刻（石印本如此，當有誤）子，孟宗，庾黔婁，黃庭堅爲病孝；吳猛，王祥，郭巨，董永，朱壽昌爲苦孝；江革，蔡順，楊香爲難孝；王裒，丁蘭爲追孝；唐氏爲女孝』。案，並無日連，孟姜二人。吾鄉（浙江平湖）做『羊皮戲』（卽北方灤州影戲，因戲中人皆剪羊皮爲之，故名）者，亦有孟姜女送衣事。又男巫祭神所唱故事及石匠工作時所唱辭亦皆有此。容南旋後調查之。

唱春之孟姜女十二月，在七八年前最風行，妓院中尤甚。同時又有孟姜女四季產生。十二月，今蘇滬唱者日少。四季，其文與前所登者略有異同，今錄于後。（加括弧者表襯字。）

春季裡來是清明，桃紅柳綠草青青（『草青青』，或作『百草青』）。別家墳上飄白紙，（吾）孟姜墳上冷清清。

夏季裏來熱難當，蚊蟲飛來鬧洋洋。

甯可叮奴千口血，（莫叮）奴家丈夫范喜良。

秋季裡來雁門開，孤雁足浪帶書還。

閒人只說閒人（的）話，（那）有個人兒送衣來。

冬季裡來雪花飛，孟姜（女）雪裡送寒衣。

前面烏鴉來領路，出到長城好團聚。

推四季之產生原因，不過較十二月輕而易舉，可以省却許多氣力耳。又十二月唱春中『別家丈夫團圓聚』句，蘇滬人唱多以『團圓聚』爲『團團轉』。『團團轉』，蘇州土語，有迴繞之意；言一家相聚，團團迴繞，形容其熱鬧也。

江浙間有一種骨牌遊戲，謂之『孟姜女尋夫』。其法：——

(一 圖)

A	A	A	A	A	A
6	5	4	3	2	1

B	B	B	B	B	B
6	5	4	3	2	1

C	C	C	C	C	C
6	5	4	3	2	1

D	D	D	D	D	D
6	5	4	3	2	1

E	E	E	E	E	E
6	5	4	3	2	1

骨牌三十二張，由一人檢出不同樣者二張，使另一人在餘牌內覓出其對。覓者乃將牌列成五行，每行六張，逐行取起以示人（已不得見牌面），而問有無檢出之牌。有則對以『有』，無則對以『無』。如二張同在一行，則逕對以『二張都在』。當時覓者便記住行數，再取第一行第一張，第二行第一張……第五行第一張為第一排，第一行第二張，第二行第二張……第五行第二張為第二排。同樣排下，成六行，每行五張。再如前問之。即能得其所檢出之二張牌。

(二圖)

E	D	C	B	A
1	1	1	1	1

E	D	C	B	A
2	2	2	2	2

E	D	C	B	A
3	3	3	3	3

E	D	C	B	A
4	4	4	4	4

E	D	C	B	A
5	5	5	5	5

E	D	C	B	A
6	6	6	6	6

今假定  $\boxed{B_4}$  與  $\boxed{E_3}$  二張爲檢出之牌。則第一次在第二行與第五行，第二次在第三行與第四行，歸納之，則三十張牌中不外  $\boxed{B_3}$ ， $\boxed{B_4}$  與  $\boxed{E_3}$ ， $\boxed{E_4}$  四張。而所尋之二張，非  $\boxed{B_3}$ ， $\boxed{E_4}$  卽  $\boxed{B_4}$ ， $\boxed{E_3}$  可以明矣。不過此問題之中不中，在于幸不幸耳。倘使有一次二牌在同一行，則便無此難題矣。蓋前者有四線相直交，得四交點；後者三線相直交，只得二交點也。

以上爲游戲中之孟姜女，尙有星相家之孟姜女。

江浙一帶，有所謂『摸數算命』者，以百十種零星小物件納囊中，隨人摸出二三種，以占命之吉凶。其中所謂『古人』者，削竹簽，書名其上。其中女人有李三娘，祝英臺，孟姜女等，皆普通社會所知者。

又有『鳥嚙牌算命』者，操業者皆女子。有人算命，即令鳥嚙出一牌以占休咎。牌上所畫皆五彩故事，如『唐僧取經』、『蔡狀元起造洛陽橋』等類，其中亦有『孟姜女送寒衣』。牌之大小形式彷彿北大證書，所畫間有非故事者。

要之，社會上無處無孟姜女，可見流行之廣矣！  
續有所得，當再函陳。

錢鑒基上。

頡剛案，錢先生這封信中，材料的廣博，論斷的精確，用不到我贊揚。我非常快樂，竟得到這一位注意民衆文藝的朋友！

今將讀後的感想寫出幾條于下，和錢先生及諸同志商榷：

(1) 我們那裏（蘇州），宣卷與說因果不是一種人。宣卷是一人爲主，三四人爲輔；主者宣讀卷文，輔者俟其念完一句時和宣一聲佛號。他們用的樂器是木魚和小磬子。說因果是兩人對唱，一人執綽板，一人執銅片（其狀似與大鼓中之梨花片相近，但已記不真），相和而歌。宣卷現在尙多；但均改爲『文明宣卷』，受攤簧的同化了。說因果在全蘇州城中只有玄妙觀一處，所說的故事只有珍珠塔一種（講方卿與陳翠娥的戀愛故事的）。所以二者在我們的眼光中截然不同。

(2) 寶卷的起源甚古。羅振玉先生印出的敦煌零拾中有佛曲三種，皆中唐以後寫本，那末我們已經得到了唐代的寶卷了；說不定唐以前的還有呢。我們看金瓶梅，知道吳月娘是最喜聽宣卷的，宣卷的人是尼姑。孟姜女寶卷的著作時代，我雖未敢斷定，但總以爲非近代作品



(錢先生以『員外』『銀子』『姑蘇』爲證，理由似稍薄弱，因爲現在新編的戲中還有員外和銀子，現在新開的稻香村還寫『姑蘇分設』的字樣)。  
。我很想從牠的故事的方式上作一證明，但現在還沒有這個力量。

(3)大鼓的起源不在清中葉以後。我們雖不能考出牠的成立的時代，但牠在明末已經通行，這是可以知道的。歸莊的萬古愁曲雖沒有寫明是大鼓調，但賈冕西的作品卻已定名爲木皮子鼓詞了。康熙中孔尙任做的桃花扇，聽稗一齣中寫柳敬亭說書，卽唱鼓詞五段。據眉批說，這五段鼓詞也是賈冕西做的。可知大鼓詞在明末清初時確已甚盛行，尤其是山東(孔與賈都是曲阜人)。

(4)二十四孝發生之時代，當在宋朝。因爲末一個孝子黃庭堅是北宋人，而南宋畫家劉松年卽有二十四孝圖(真蹟在北京古物陳列所中)。內中所序的事蹟有許多與故書不同，想來在傳說上當有甚早之起源。

，不過到宋代而始排定爲二十四之數而已。『刻子』疑是『歎子』之誤。  
(5) 孟姜女彈詞已由董作賓先生寄到，極快。四季歌亦于友人處聽到留聲片，知道這歌確是由留聲片傳到北京的，與錢先生的解釋相合。

## 十四 送寒衣的傳說與俗歌

顏剛先生：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下篇尙未見出版，——或者已出版而我未見到——頗深盼望。我很知道，那篇文章的下篇比起上篇來爲難于下筆。因爲上篇料單簡，搜集與整理自易；下篇則材料紛繁，又恐或有遺漏，所以要治理成文非旦夕所能。但以先生的巨眼，且手頭又集有倍多材料，要刈荆斬棘，闢出一條通路，並不是什麼大難事。況且發表之後，還可藉以就正于國

人呢。因爲急待一讀者不但我一個人，大家都有同情，所以敢爲衆人請命，望你速寫完那篇巨箸！

孟姜女的故事由于杞梁妻一事的分化，此點頗有人能見到，但沒有能够明白地道出他轉變的源委及理由的，至多也只能說『不謂一事而紛紜錯出不可置詰至是，洵讀書之難也』（見小說考證）一派話而已。觀此，則你的那篇文章不在言人之所不知言，而在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知言，固屬奇創，言人之所不能言，尤爲難能而可貴。非好學深思之士，何足以語及此呢？

我的一月十三號通信中，因俞氏筆記裏的話，懷疑孟姜女送寒衣的故事到了清代才成立爲傳說。後知道曲錄中在金時已有孟姜女的院本，到了元朝，竟然有孟姜女送寒衣的雜劇出現了。始悟信中一時的臆測爲不確。但若照紹虞君所說，傳說的轉變多由于文人虛構的作品風行以後的影響，

那末，送寒衣的故事的成爲傳說，在時間上恐不得不稍爲移後了——雖不必一定要後至清代。

紹虞君信中云云，頗有道理。因爲這個意思，我們隨處可以找到證見。如祝英臺，梁山伯的故事，據書傳所載，情節甚簡，奇異之處亦不多（如地裂，化蝶等）。在民間流行的唱本上（至少我們這裏的），便添上了許多許多烏有子虛的層折（如中元，市馬，築城，誅奸，圓聚等等，不計其數），而且更古怪得非凡了（如判官對簿，閻王賜生等）。但現在社會口頭上的傳說，只是唱本裏的故事，而不是原來（？）的故事了。其他之類此者儘多，可不用細舉。看此，則不但文人的作品足以轉變故事的真相而成爲後代的傳說，即民俗作家的製作也有同等的力量（其實，民俗作家的產品，左右社會上傳說的權力正要超越過文人的多多呢），雖然文人和民俗作家的產品有時也是從民間口頭上的傳說取材而成的。

日來又得到兩首關於孟姜女故事的俗歌，順便寫出于下。十二月古人

歌之第七首：

七月裏來秋風起，

孟姜烈女送寒衣；

萬里長城行不到，

鞋尖腳小步難移。

憶古美人時調唱篇中的一段：

百媚千嬌孟姜女，

曾經許配范杞梁，

冰心千里寒衣送，

哭倒長城苦斷腸。

我應承給你找的關於孟姜女的劇本或唱本，現在是失學了。我兩月前

確曾一到潮地，但因為行程匆匆，把這事丟落了。

我手頭有幾種你所要的故事的唱本，本可附奉，但因為沒有加上箋注和標點——因為這種唱本方言太多，不爾，恐未易明瞭——所以只好待過手後再寄。

敬文。

1925,4,5,公平。

韻剛案，我所以不即作下篇之故，已在本專號第五期（三月廿二號出版）內聲明，想來那期給郵局遺失了，故鍾先生沒有看見。那期內尚有劉半農先生從巴黎寄來的燉煌寫本孟姜女小唱，可以看出她的送寒衣的故事已在唐宋間成立。希望鍾先生取來看一過。

孟姜女故事的重要的演化，在哭崩長城之後即繼之以親送寒衣；自此以後就沒有什麼大變動。親送寒衣的傳說的來源，我現在已經找得極

確實的證據了，只因沒有時間，不能即作論文。希望暑假中能得兩三天的功夫把這文作就，在暑假後的第一次孟姜女專號中發表，請鍾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教，那是我最高興的。

郭紹虞先生所說的『傳說的轉變多由于文人虛構的作品風行以後的影響』的話，我不能完全承認。一來是中國的文人最不敢虛構事實來變更傳說，因為他們對於描寫事實本來不感興趣，而且信古之念甚深，也不敢隨情創造。二來是純出于文人虛構的作品，決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一種傳說的成立，全由于民衆的想象的結集；牠的所以風行，也全由于民衆的同情的傾注。杞梁妻的哭崩杞城和梁山的傳說，所以發生于漢魏而不發生于其他時代，只因漢魏的民衆的頭腦原是酷信『天人感應』之說的。孟姜女的送寒衣的傳說所以發生于唐末而不發生于其他時代，也只因唐代的民衆的感情原是滿裝着『夫妻離別』的怨恨

的。所以我們決不能說有了劉向和曹植，纔有她的崩城崩山的故事；也決不能說有了貫休和鄭廷玉，纔有她的哭長城與送寒衣的故事。這一點意思，未知大家以爲如何？

### 十五 孟姜女鼓詞與聽稗鼓詞

頤剛先生大鑒：

承惠週刊已收到，謝謝。孟姜女戲曲第三種無名氏孟姜女傳奇下，脫去『疑卽南詞叙錄宋元舊篇之孟姜女送寒衣』十數字。

先生按語甚佩服，惟（3）論大鼓一段，竊與先生所見有不同之處。孔云亭雖是山東人，然所作桃花扇是寫南朝事情；其文字字典實，亦決不至以山東鼓詞令秦州人唱也。况柳敬亭，案吳梅村所作傳，未嘗到過山東，故所唱鼓詞決非與現在山東大鼓爲同一之物。



又案，吳梅村楚兩生歌序云，『柳以談，蘇（崑生）以歌』。余懷板橋雜記云，『張（燕筑）沈（公憲）以歌曲，敬亭以談詞』。可見敬亭以善談著名，並不善唱。桃花扇聽稗中所以有唱者，乃傳奇體例然也。（在傳奇中，丑角常有『乾打』，惟此稱『鼓詞』而不用曲牌，爲稍異耳。蓋欲使丑角表演一事，而聽稗爲傳奇第一齣，應是生旦之曲，不能使丑角喧賓奪主，盡情大唱，此所以不用曲牌也。然此洋洋千言，偷盡用道白，未免失之板滯，令聽者昏昏思睡。今用鼓詞出之，既無奪主之嫌，且破板滯之病。故疑當時未必真唱鼓詞也。）

即使敬亭真能唱鼓詞，亦必爲通行長江一帶者，而必非山東之大鼓。（六七年前，嘗至南京，夫子廟前有露天說書者，彷彿用鼓板相和，然當時並未留意，今已模糊矣。此或者者與敬亭爲一派。）蓋山東大鼓，用銅鐵片而不用板，一也；凡大鼓說白不過一兩句，而此說白甚長，二也。老

殘游記第二章云，「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筒，名叫梨花大鼓」。……」由此可見桃花扇之鼓詞非山東之大鼓明矣。

至于賈鳧西之木皮子鼓詞，手頭無梅景闇叢書，無從參考。而聽稗眉批謂五段鼓詞亦出賈氏之手，由此得一旁證，可知賈氏鼓詞必與聽稗鼓詞相類而非山東之大鼓矣。（鼓詞彷彿加唱于宋人『評話』，又如『寶卷』而除去佛名。比諸現在京津雜耍中之『單弦快書』較爲近似。）質之先生，以爲何如？

頃晤魏君建功，謂『范』『萬』二字聲母不同，固也。然南『萬』北『范』之說總覺勉強耳。

又週刊中所登之孟姜女鼓詞，與今所唱之大鼓同，與聽稗之鼓詞異，亦可證其爲近作也。

百忙中匆匆草此，凌亂錯舛，非所計矣。

錢肇基上。十四日晚。

韻剛案，錢先生所說本刊登載的孟姜女鼓詞是近作，爲其與今所唱的大鼓同而與聽稗的鼓詞異，這個意思我極端贊同。但說聽稗的鼓詞不是山東鼓詞，我不敢以爲然。

中國戲劇中的時間空間的觀念本來很薄弱，尤其是丑角，簡直可以說沒有。孔尙任作桃花扇，固然字字典實，但典實的只是朝章國故以及士大夫的故事；至于丑角的柳敬亭，不過取來穿插，原沒有徵信的意義在內。錢先生據吳偉業和余懷的話，知道『敬亭以善談著名，並不善唱』，而桃花扇中竟教他唱了，卽是很明顯的證據。孔尙任既能教不唱的柳敬亭唱，亦何難教秦州的柳敬亭唱出山東的鼓詞來呢！

賈亮西的鼓詞即使不與現在流行的山東大鼓相同，似乎也不能說牠不是山東鼓詞。凡是民衆藝術，總是含有地方性的，所以江浙的文人多能做彈詞，就因爲彈詞是江浙地方的民衆藝術之故。鼓詞既極盛于山東，而賈亮西又是山東人，似乎他決不會越地而做出通行長江一帶的鼓詞來。又凡民衆藝術，因爲沒有刻板的經典，所以只要有一個天才出來，就可自創一格，改變風氣。例如江蘇彈詞界的馬如飛，北京大鼓界的劉寶全，以及京班戲劇界的譚鑫培，劉鴻聲，汪笑儂，梅蘭芳，都是如此。因爲出了一個天才就可以自創一格，所以藝術的形式改變得很快，一種調子，一種儀法，都不會有很長久的壽命。賈亮西已經是二百數十年以前的人了，在這二百數十年之中，山東的鼓詞已不知變了多少變，纔成爲現在的樣子。可恨的是歷來的士大夫對於民衆藝術只會偷偷的賞玩，不敢去做正式的記

述，弄得『文獻無徵』，使我們現在要考究牠們的變遷的線索而不得。但我們雖不能考出牠們的線索，究不能因為牠們的不同，就斷定牠們不出于一地。況且民衆藝術總是隱潛的多，我們沒有親歷山東全境，也不應斷定山東的鼓詞只有最知名的梨花大鼓一種，說不定賈亮西式的鼓詞還有保存于窮鄉僻邑的呢。

在這種種的理由之下，我以為聽稗的鼓詞雖是用板，雖是有很長的說白，但仍是山東的鼓詞而非通行長江一帶的鼓詞。至于柳敬亭是真是這般唱，我以為是不必問的。我如作柳敬亭的新傳，當然不敢用聽稗一齣做史料。

魏先生『南萬北范』之說，過于簡捷，易有罅漏。若說，北方是都作范的，南方的一部分有因方音化而變作萬的，這就講得通了。

## 六 畿輔通志中的孟姜女

頡剛兄：

在我已經讀過的詩文之中，覺得很有許多關於孟姜女的故事，屢思記錄下來，用備足下參考，怎奈自己的瑣屑事情太多，未能如願，實在有些不舒服。近因作劉爺與劉爺廟一篇文字，檢閱畿輔通志，無意中發現關於孟姜女的材料數則，用特錄陳以資採擇。

一，安肅縣的孟姜女祠。畿輔通志載縣志云，『在縣北關西隅。祠不知建於何時，明正德間，邑知縣張鎮爲之立石，邑人鄭昱作記。至隆慶間，邑知縣周以庠因踏勘水災，於亂磚內得一石碣，上刻姜女廟記，乃是祥符年號，於是具牒申請，豎碑于廟，并置祀梁木宅，——今改范郎——顏其堂曰忠節堂。』

『鄭昱新建孟姜女廟記云，「距縣治北里許，有村，居通衢西，曰小新

安者，莫知其所從始，世傳爲孟姜女故里，有濯衣塘并祠址存於其側，鄉人重其節而香火焉。雖清風高節，今古不朽，然不過口碑而已，未嘗有文以載其顛末。正德己卯歲（西曆一五一九），河南臨漳張侯鎮，宇殿之，來君是邑。政暇，每欲搜剔古蹟以永其傳，乃得孟姜女祠於是，而責昱以考其實。昱每閱之，經傳不多見，獨皇明志有曰，『孟姜女本陝之同官人，秦時，以夫死長城，自負遺骨以葬於縣北三里許，死石穴中』。嘗考同官，秦之附近邑也，去吾邑二千餘里，此處何得有祠址？或秦人長城之役延引於此，姜女尋夫，道經肅邑，鄉人感化，此祠之所以建而世之所以傳也。夫孟姜以一婦人，不避艱險，不爲苟死，而必負夫骨同歸故里，始殞厥身，其志節可以貫金石，薄雲天矣！……（下略）』

李鴻章等在此記後附書云，「謹按，今永平府臨榆縣東有烈女祠，亦云祀孟姜女，說詳吳縣張垣詩序。而安肅縣志載此祠，亦傳會爲杞梁之妻

。或曰，秦時築長城范郎之妻，與臨榆縣姜女廟事彷彿。考鄭昱所撰碑記引明志，謂姜女陝之同官人，絕非杞梁之妻，亦無所謂范郎者，則與杞梁妻及臨榆之姜女事絕不相涉，不知何以置杞梁主於祠，後復改范郎？祀典之褻亂甚矣！今仍依縣志編次，特加辨誤於後云。」

二，山海關外之烈女祠。畿輔通志載雍正志云，「烈女祠在山海關外八里望夫石巔，祀孟姜女。明萬曆二十二年（西曆一五九四），山海道副使范志完重修增龕，以榆關列女十九人附祀。」

『程觀頤重修貞女祠記略云，「孟姜女者，產嬴季，姓許氏，于歸范郎，未久而夫就役於長城，遂已歿於軍。姜女足跡萬里，終得夫骸，竟枕石於海濱云。土人爲立祠享之。……而姜女以一女子，致令天鑒貞烈，排岸頹城，直足奪始皇之氣而抗其威。……（下畧）」

『張墳詩並序，「傳以齊侯遇杞梁之妻，弔諸其室。杜預注，『梁戰死



，妻行迎喪。『記以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趙岐注，『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水經注引琴操云，『植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之墮。植者，又曰杞梁植也。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或曰杞梁妻妹朝日所作。梁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也。後來小說謂秦始皇時，有女姓姜氏，夫姓范氏，名杞梁，死於築長城；妻哭之，城崩。今臨榆城下石岸數丈，曰老龍顛，謂是長城舊址。城中有姜女廟像，島中有姜女冢，謂殉夫於此。今考築長城始於趙武靈王。屆始皇三十三年（西曆紀元前二二四），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竝陰山，以防匈奴。晝警夜作，死者相屬，故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餽。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臨榆在遼海之畔，長城舊址之說不妄。姜女當與杞梁妻別是一人，但夫姓范，又名杞梁，則村俚之傳會耳。此其

貞義足可風世，賦詩志之。

老龍頭說古長城，

孤冢猶傳貞婦名。

齊國不曾封石窰；

秦皇空自築懷清！

廟中春草存髮髻；

島上東風是哭聲。

填海冤禽填不了，

年年歲歲可憐情！」

三，河南通志中的杞梁妻考。此亦畿輔通志所引。文云，「按長城，

秦王所築以備北邊者。前此趙武靈王既好戎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子史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

，「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投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歌。案崔豹古今注，「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楚數千里，風馬牛不相及。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途。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合而成調，未知何據。」

上面幾段事蹟，全是在畿輔通志裡面鈔來的，不過也可由此而知道安肅，臨榆，河南等處都有孟姜女的廟和傳說的不同罷了。至于他的真正事

躡和里居姓名，我以爲不是我的責任，還與足下罷。

此外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五有杞梁妻一篇考證，茲不錄了，因爲此文足下一定看過。

弟鄭孝觀自保定育德中學校。

十四，五，一。

頡剛案，我的研究孟姜女故事的興致，縱的方面由詩經『彼美孟姜』引起，橫的方面實由燕楚游驂錄徐水縣（卽安肅，民國二年改）孟姜廟條引起。去年夏間，偶翻游驂錄，得見所引畿輔通志諸條，使我知道各地的孟姜女故事儘有不同，因此激發我着手整理的野心。今承鄭先生的好意，在畿輔通志中鈔了與我，極感。

徐水縣的孟姜女故里，有濯衣塘，有祠宇，都是很好的材料。鄭先生住在保定，保定離徐水很近，何不搭了京漢車去看一下呢？如能

帶了照相鏡去照幾張寄來，那是更好了！

## 一七 山海關孟姜女墓

頡剛兄：

昨從伏園處借得新出之北京歷史風土叢書，見卷上之崑山柴桑箸京師偶記中有這一條，錄呈備攷，——或者你早已見到了吧？

『山海關澄海樓東有孟姜女墓，墓在水中央，與波濤上下，縱銀濤萬丈，不到墳頭青草處。』

五月廿五日，作人。

頡剛案，山海關的姜女墳，在黃世康碑文中原已有『圓島涌波，忽示佳城之勢』的神話，現又收得了這一條，甚快。水中小塾在水漲時不沒的很多，蘇州石湖中卽有幾個，土人呼爲地肺。這在地理學

上不知怎麼講。

## 一八 築城曲與貫休詩

顏剛先生：

四月六號寄去一信，諒已接悉。

你在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上篇，于引述貫休詩之後，接着說：『所以會得如此轉變，……這原因至少有二種：一是樂府中飲馬長城窟行與杞梁妻歌的合流。一是唐代的時勢的反映』。在下面你又舉了三國時陳琳和唐朝詩僧子蘭的兩篇作品，以證實你所說的第一個原因——飲馬長城窟行與杞梁妻歌的合流。這總要算考據得很明顯了。但我記得唐朝大曆間詩人張籍有一篇築城曲，其事其詞都與貫休詩——也可說這個事的大轉變——有密切的關係。我且舉出于下：

築城去，

千人萬人齊抱杵。

重重土堅試行錐，

軍吏執鞭催作遲。

來時一年深磧裏，

着盡短衣渴無水。

力盡不得休杵聲，

杵聲未定人皆死。

家家養男當門戶，

今日作君城下土！

後人對於這個題目——築城曲——雖有兩個解釋——秦始皇築長城與梁孝王築睢陽城，——但終以秦事爲近，至少亦兩者可以並存。我們現在看他

臨末一語與貫休『築人築土一萬里』句，何等吻合！貫休詩所受于這詩的影響——築城曲；尙有元稹，陸龜蒙諸人的作品，詞意亦與張作相類——恐不下于那自漢末一直盛行到唐末的飲馬長城窟行哩！你對於這個故事的大轉變，說『當然有很複雜的原因在內』，這確是不錯的話。我現在上面所舉的築城曲，也許就是他許多原因之一。然小小的考據一件故事，其牽涉材料之廣，竟至于此，真非我們起初所能想及的了！

敬文。六月一號

韻剛案，鍾先生所說的理由極爲充足，等到將來搜集的材料多一點時，當另作『從唐代的詩歌和時勢中看孟姜女故事』一文，詳論牠們的關係。



頡剛先生：

尊見極是。惟孟姜女鼓詞既推定爲近作（亦決非「聽稗」一類鼓詞所蛻化，當別爲一派），言歸正傳，則此鼓詞起于寶卷之後之結論當可無甚大誤。

南曲譜一詞兩見，頃又得一例。黃孝子傳奇仙呂近詞與南呂近詞同引薄媚賺『高義惟仁……』一詞是也。總觀南曲譜，一詞兩見，只有此與前孟姜女傳奇之烏夜啼二曲耳。又此兩見于仙呂，南呂二宮，與前兩見于南呂宮，大石調，宮調雖異，然此三者，以笛色論，同屬小工調或尺調，故可通借。此亦一詞兩見之一理由也。

錢肇基上。六月五日。

韻剛兄：

歌謠週刊統收到。孟姜女竟值得這樣研究，實是示人以研究學術的法門，猶不僅是歌謠方面新得的成績。

近閱葉德輝觀古堂叢書所刊明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二雜志門載有孟姜女集一卷，云是馬理撰。不知此書內容如何？倘未散佚，此書中或有孟姜女故事參考資料也。

弟紹虞

韻剛案，讀書敏求記中孟姜女集有二卷，此作一卷，未知何故。作者題馬理，與荷香館瑣言同。朱睦㮮是萬歷間人，離錢曾不遠，可見此書在明末清初甚通行。

## 二 曹娥碑之真蹟與拓本的問題

頡剛兄：

頃見歌謠中兄所作曹娥碑跋語，有兩點弟不敢贊同：一，「董其昌所臨既非真蹟，當然是拓本，又可見此碑在明代已有石刻」。我意董「當時以館師嚴重，不敢借摹」，必心愛妙蹟，歸來背臨一過，故云「畧可彷彿於非煙非霧間耳」。背臨是很普通的事，褚臨蘭亭序，疑亦背臨的，故與定武本不同。董也云「渝敝難摹」，可見明代不一定是有石刻。二，三希堂所著錄，似都是真蹟，一查便知。故「是絹本真蹟，還是石刻拓本，現尙未能知道」，也有些不對。

我現在寫稿很忙，就意想所及寫出來，不一定真確，還請兄細查罷。敬問箸祺。

容庚。六月一日。

頡剛案，我前作曹娥碑說明時，一時未檢，不知牠早已刻在淳化閣

帖中了。此帖在宋代已有石刻，何況明代呢。疑雨集卷二湘靈篇云，「戲做曹娥把筆初，描花手法未生疏」，可見明代臨摹曹娥碑的風氣也甚爲普遍。容先生說董其昌是背臨，我覺得這件事情實在不能斷定。至于三希堂所著錄的，一定不都是真蹟，這只要看「三希」二字便可明白。假使都是真蹟，何以獨「希」王羲之，王獻之，王珣的三種帖而不「希」鍾繇諸家呢？

又按，清查慎行人海記記內府收藏書畫，於曹娥碑條云：

絹本小楷曹娥碑（後有昌黎，懷素兩跋，又宋跋書澄心紙上，又謝端，宋本，喬簣成三跋，又虞集前後共十跋，今上御題跋  
一〇）

以此文與畫禪室隨筆相校，則此卷有韓愈，虞集等跋而無柯九思，趙孟頫等跋，明明不是一物。王羲之偽迹的多，於此可見。

又按，在富晉書社書目上見有以下二條：

(1) 宋拓曹娥，洛神合冊（羅叔言先生跋，大西氏帖祖齋藏，玻璃版精印。）

(2) 宋拓曹娥碑（玻璃版精印。）

在這上，我們又可以知道宋刻的曹娥碑也並不難得。

### 三 懊儂歌中的崩城

顏剛先生：

你在杞梁妻的哭崩梁山裏說：『我是讀詩極少的，不知道漢魏六朝唐代的詩中尚有這類的證據沒有？是不是這個後起的故事，單有曹植敢用，李白敢擬？酷望當世碩彥肯給我一個解答！』自然，我萬萬當不起你所希求的碩彥，因為我讀過的古代詩歌，也許同你一樣的鮮少。即使所讀過中

有關於這事的，現在又怎能一一記得。雖然這麼說，但我日來頗憶起懊儂歌十四首中，有這樣的兩首：

寡婦哭城頽，

此情非虛假，

相樂不相得，

抱恨黃泉下！

內心百際起，

外形空殷勤。

既就頽城感，

敢言浮花言！

吳聲歌曲，大概本來都是民間的徒歌，後來方被朝廷採入樂府的，懊儂歌

是晉宋時流行的民謠，該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但牠這兩首中，都只用『哭城』，『頽城』的古典，而不用『哭山』，『崩山』的新典，可見得當時在民間傳說上，崩城之說必然很盛行，即使如你所說的崩山之說自漢魏至唐代也未嘗斷絕。

這一點，我的私見頗疑牠有地域上的關係。因為吳歌是當日南方的風謠，而同時北方（假定如你所說的秦地）卻別有一種不同的傳說與歌咏，這實在是很可能的。

零星感想，僅錄以博笑而已。

敬文。

1925, 7, 10.

頽剛案，鍾先生疑哭崩梁山之說有地域上的關係，僅流行于秦地的，此說我極表同情。

秦地的孟姜女故事，我雖沒有得到什麼材料，但是覺得關係很大，不可輕輕看過的。例如桂林刻木花簷記就說范杞郎的籍貫是華州，同官縣北高山上又有孟姜女的哭泉，潼關亦爲哭倒長城的一個地點，都可見。我以前見江浙間流行的唱本都說孟姜女爲華亭人，不知其故；直到近來，始覺悟華亭一名卽是由華州演變來的。在這一點上，可見江浙的故事亦導源于秦地了。希望陝西方面的同志能搜集一點材料寄與我們！

### 三 曹娥江鐵橋的傳說

顏剛先生：

今日至杭，在書攤上買得孟姜女尋夫及孟姜女寶卷兩書，特郵奉，請收。



前說孟姜女縱身入焚帛中，係一時記錯。今讀孟姜女尋夫，才記起是縱身躍城下而死。但諸暨另有本子，待將來再奉。

記得好幾年前，教育廳調查學齡兒童，一時謠言四起，俱說所調查的孩子，將來都要去填百官曹娥江鐵橋（滬杭甬鐵路經過的地方）的。此說似與秦築長城，須一萬人作基相同。但此說不知從何而起？

專此，敬請撰安。

何植三上。

于杭州華英旅館。

十四，六，三十。

韻剛案，孟姜女縱身入焚帛中的故事在唱本中是可以有的，未必爲何先生一時記錯。即如孟姜仙女寶卷中，即有以下一段文字：

始皇整冠拜坵坎，……祭畢焚帛燒紙錠，四十八匣大餉銀。一

時焚化如燒山，火光騰騰好驚人。姜女漸漸將近火，始皇大聲叫『美人！從來水火無情物，青絲細髮要當心』。姜女一蹶跳入火，一陣青煙上天庭。始皇大叫『美人苦，有負孤家一片心！』快叫左右看屍骨，成殮美人造塚。撥開紙灰無屍首，並無屍骨留踪影。『莫非孟姜是仙女，傍邊快造仙女宮』。

因有這段文字，所以我以爲本年中何先生給我的信上所說諸暨東鄉的唱本『書後有一幅「孟姜女要求秦始皇向范杞良祭奠焚帛，她由城上縱身入火而自殉」的圖畫』是不虛的，希望何先生更去出力一找！

至于殺人厭勝的傳說，像曹娥江鐵橋之類，想來各地是很多的，也希望讀者就知道的盡量寫與我們！

## 二四 安肅縣的浣衣塘

顏剛兄：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五帙，黃鈞宰北征日記八，安肅縣條云：

白塔村有崇國寺。塔在寺後，墜墜色白。有重建孟姜女廟碑。有濯衣塘，俗傳孟姜女浣衣處，一名浣衣塘。

此節不記尊著已采入否？姑鈔奉一覽。

兼士。十四，六，廿八。

顏剛案，安肅縣的浣衣塘，他處說起已多，惟在崇國寺附近，則尙係初見。

兼士師又有信來，道及柴桑京師偶記（記山海關孟姜女墓，見通訊十七）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帙內。

二五 琬玉集中的杞良妻滴血

兼士仁兄學長惠鑒：

大示拜悉。茲將拙著律考中『滴血』一條雜抄呈覽。

琬玉集，弟未見。此條係從李蕤客越縵堂日記摘出。楊守敬有古逸叢書，未知曾蒐及之否？據李氏云，是書中土久佚，惟日本有之。弟記彙刻書目中有之，惟忘其在何種叢書中。匆匆，不暇檢也。

杞良華周事，昔人每與孟姜女混而爲一。如哀江南賦『城崩杞婦之哭』，卽其一例。他書尙多有之。此條明言秦始皇北築長城，則其爲孟姜女事審矣。『仲姿』卽孟姜女之名，他書不經見。

專復，敬頌著安。

弟程樹德頓首。七月十二日。

滴血法

元王與無冤錄（按此見沈家本所刻叢書，坊間尙有行本）辨親生血屬條云，『洗冤錄（按，據此是元時已有洗冤錄矣）驗滴血親法，謂如某甲稱有父母骸骨，認是親生男女，試令就身刺一兩點血，滴骸骨上，是親生則血沁入骨，否則不入。每以無所取證爲疑。讀史至豫章王綜云云，則洗冤之說有自來矣。』

考梁書豫章王綜傳，『豫章王綜，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恆於別室祀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卽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是梁時久有是說。

然滴血之法實不始于梁。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載陳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

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飲血，餘皆流出（《出會稽先賢錄》）。是漢時已有是說。

又考《瑯玉集》引《同賢記》云，『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主典怒其逃走，乃打殺之。其妻仲姿向城啼哭，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瀝血。果至良骸，血徑流入。便得歸葬之』。據此，知滴血之法其源甚古，并不始于漢也。

韻剛案，程郁庭先生從《瑯玉集》上發見唐代的孟姜女故事，這實在是一個極重要的發見，我非常欣喜感謝。這件故事的性質，當另作唐代的孟姜女故事一文論之。

但程先生因此故事而證明滴血之法始于漢以前，則我不敢贊同。就說滴血之法果足以辨明親屬，也只限于有血統關係的一方面。例如

蕭綜的父子，陳業的兄弟。至于夫婦結合，由于婚姻，不關血統，恐非滴血所能辨別。會稽先賢傳（隋，唐書經籍志均作『傳』，不作『錄』）的著者謝承是三國人，滴血之說恐自後漢時起，盛于齊梁之間，故蕭綜有發墓之事；而流俗誤傳，以爲不但可以辨血統，並可以辨婚姻，故遂有同賢記之說耳。質之程先生，未知以爲然否？

## 二六 綏中縣的孟姜祠

兼士老兄鑒：

頃閱東三省古蹟遺聞（本月新在奉天出版，友人購贈）內有孟姜女事蹟一條，錄以奉上：

孟姜祠，在綏中縣，有殿二楹，四圍皆石垣，爲千年前之建築物。孟姜者，秦貞婦許氏也。始皇修長城，夫被徵役，十餘年未歸，因

勞而亡。孟姜往覓夫骸，危坐城下號泣。長城崩頽，露夫骸骨。始皇聞而異之，厚葬其夫，欲納爲妃。孟姜觸石而死。始皇建祠祀之。祠前有望夫石，相傳卽其墓。祠內有宋文天祥聯，其文曰，「秦皇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

按此條係採該地父老傳聞，雖不盡可信，而孟姜女之姓則尙可信，蓋春秋許本姜姓也。信國聯不可信。墓之所在，他書亦無可考也。

此請著安。

弟樹德上。八月十八日。

頤剛案，綏中縣屬奉天遼瀋道，在山海關東北約一百二十里。那地離山海關既近，所傳孟姜女故事當是山海關的分化。望夫石之遺跡，亦與山海關同。惟「觸石而死」之說似是一個異聞。在這個記載上，使我們知道孟姜女的故事傳到奉天的路徑和傳去以後的建設。



## 二七 擋子填河口的故事及其他

顧先生：

讀歌謠，知君致力於孟姜女的研究，這偉大的氣魄，真令人佩服。我自忖無可助力於這大事，不過不能不將勺水片石加諸深淵高峰，以表其『各了心願』之誠罷了。

(一)殺人厭勝的材料(濟南道一帶的傳說)：

相傳我鄉附近水患最大的黃河，有一次決口極大，堵築自然也極其困難。但經這監工大員的辦事認真，看看就要『合龍』了。合龍本是最難最險的工作，這次卻越法奇怪，漂去多少材料——繩木葦席和土石，都叫材料，——淹沒多少民夫，口門的水勢倒越法洶湧起來。這位大員不得不求神幫助了。但是神卻託夢給他說：『這事我無

可爲力；明日午時，你的救星就到了。」

大員次日多撥夫料，努力修築，看看午時就要到了，工程那有成功的希望呢。『擋子快走吧！』一個鄉村媽媽這樣催着她兒子回家，不要看這驚人的險工了。大員在這毫無希望之中，靈機一動，覺得救星果然到了，忙叫人請這村婆和她兒子——擋子，——無論要多少賠償，並且無論這婆子割捨不得，立刻把這擋子投入口門深浪裡去。

說也奇怪，這小孩手足身體登時長大，長大，長大，……水勢被他減殺了許多。大員趁此加工加料，不到一日，這口子就慶合龍了。

### （二）『哭倒長城十幾里』。

這是三擊掌一劇中王三姐的話，不知她何所依據。因爲這與歌謠

專號中我所見到的有些不同，所以也抄在此地。

(三)灤州蔣香農耆壽雲堂詩集中一首：

題：姜女廟

題下註：俗傳其夫修長城，女送衣至則已死，因滴血認骨以殉。

原詩：孤廟留兒女，容顏寂寞紅。長城終有盡，枯骨恨無窮。宿鳥啼涼月；閒花落野風。征人東去路，回首暮煙中。

按蔣家近山海關，爲當代宿儒，——孫洪伊王新銘均爲門弟子，——總可代表一部分傳說罷。這是我抄這首詩的意思。（無哭城城崩的話，也不姓孟。）

崔漁汀。

十四，七，四。

## 二六 漢口的五仙女臨凡劇

顏剛兄：

日昨與友人閒談，談起孟姜女的故事，知道各地均有孟姜女劇本。如北京則名爲哭長城，其他各地亦名哭長城；但漢口此戲名爲五仙女臨凡。此戲內容複雜已極，但哭長城一段可是有的。尙有仙女下凡等等情節，自與各地之哭長城劇情不同了。

此戲敵友亦未聽全，劇中情節亦記憶不清。若向久居漢地之人探聽，自當得到詳盡之情節也。

此上，即頌著祺。

弟甯恕白。

十四，七，十一。

顏剛案，孟姜女的劇本，自從金院本，元雜劇以來不曾斷過。到近

代崑曲裏也有（納書楹曲譜所載），京戲裏也有（戲考所載），弋腔裏也有（昇平署戲劇題綱所見），梆子班裏也有（崔靈芝所演），新戲裏也有（曾在上海報裏見過）。看甯先生此信，是漢調裏也有了。可惜甯先生只從他的朋友處聽得一個大概，還未能得到漢調的劇本。希望湖北省的同志肯替我出力搜集一下！

看甯先生此信，是漢調中本劇情節與孟姜仙女寶卷所載頗相近。戲名五仙女臨凡，當是從仙女臨凡演起，直至成神歸位而止，是一個連臺的全本戲。

上月聽鄭介石先生講，他本年暑假回至浙江諸暨縣時，知道鄉村間演劇酬神，以孟姜女與目連二劇接疊而演，或許是把二劇的情節併成一劇的。如果確是如此，那麼，這件故事的裏面加入了目連的成分，牠的變化必又加甚了。可惜鄭先生沒有親自去看，不能知道牠的

詳細情形。我已託他寫信去問了，不知道現在已有回信來了沒有。

清代以前的孟姜女劇本全都失傳了。近代的孟姜女劇本我知道的雖是很多，但得到的卻是極少。除了戲考一本之外，納書楹曲譜只有有唱無白的一段，昇平署的題綱只寫得幾個角色，其他全不知道。陳萬里先生是認識崔靈芝的，我已請他代覓秦腔裏的哭長城劇本了。希望他在最短時間之中便替我覓到。

如果在半年之中能覓到孟姜女劇本五種以上，我便可於半年後着手作孟女的戲劇一文了。

## 二元 萬喜良的石像

頤剛先生閣下：

曩囑收集孟姜女材料，人事卒卒，有願未償。週刊改組，擬定購一

分。……

孟姜女曲本，除前者外，納書楹曲譜中有時劇一齣，暇當連譜鈔奉。  
清季上海某處建築，掘地得石棺，中有石人一，背鐫「萬喜良」三字。  
此殆厭勝之物耳。

錢肇基頓首。

八月十二日。

頡剛案，聞馬叔平先生言，民國五六年間，上海大世界曾陳列萬喜良的石像。說是從古墳裏掘出來的，不知道是不是即錢先生所說的一個？

### 三 廣列女傳中的杞植妻和杞梁妻

頡剛先生：

原來杞植與杞梁不是一人而是兩個，所謂孟姜也者，蓋是杞植妻而非杞梁妻也。清桐城劉孟塗（名開，字明東）廣列女傳始作此俑，甚可怪異！弟不願多所論列，謹按該書原文錄呈，以備高明採納。

廣列女傳卷十三，烈婦類一：

### 1. 杞植妻

杞植之妻孟姜。植婚三日，即被調至長城，久役而死。姜往送之，城爲之崩，遂負骨歸葬而死。

頌曰：燕爾新婚，忽焉遭折。哭死而哀，能崩城域。精誠之至，人莫之及。

### 2.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于路。杞梁妻曰：「令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命殖免于罪，則賤妾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于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

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投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取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于城，城爲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弟鄭孝觀。 九月廿七日。

頡剛案，劉開把杞梁妻與杞植妻分爲二人，實不爲奇。詹詹外史（

大約是明末人）的情史便是如此的。劉開『杞梁妻』一條，全鈔列女傳；『杞植妻』一條，頗似節鈔情史。情史原文道：

秦孟姜，富人女也。贅范杞梁，三日，夫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爲製寒衣送之。至長城，聞知夫已故，乃號天頓足，哭聲震地，城崩。尋夫骸骨，多難認。嚙指血滴之，入骨不可拭者知其爲夫骨，負之而歸。至潼關，筋力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骸巖下，坐於旁而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上海會文堂鉛印本，上册，頁二二三）

劉文所云『姜往送之，城爲之崩』，說得太簡略了，使人讀了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至于下面的『死』，也沒有說出是怎樣的死法。大約劉氏既信俗說，不敢斥去孟姜女的地位。而又不願把奇蹟收入文中，所以把情史文字節得如此的簡單和平常。他不知道俗說與奇蹟

原是拆不開的。

情史與廣列女傳所以都把杞梁妻與孟姜分家，這是因爲作者讀書之故，讀了書就知道杞梁妻是春秋時人，接不上秦始皇了。我們只要看貫休順了傳說而作杞梁妻詩，顧炎武便斥他『並左傳孟子而未讀』，就可以瞭然于他們不得不把她們分家的苦心了。

傳說與歷史打混，最是討厭的事。從前的人因爲沒有分別傳說與歷史的觀念，所以永遠纏繞不清，不是硬併（杞梁妻與孟姜爲一），便是硬分（杞梁妻與孟姜爲二）。現在我們的眼光變了，要用歷史的眼光去看歷史（杞梁妻的確實的事實），用傳說的眼光去看傳說（杞梁妻的變爲孟姜），那麼，牠們就可以『並行而不悖』，用不着我們的委曲遷就，也用不着我們的強爲安排了。

### 三 福州儒家班演唱的孟姜女

頤剛先生偉鑒：

頃閱國學週刊第一期，藉識閣下對於孟姜女故事大有研究。拜讀之下，記得鄙人來京時曾帶有福州時調唱本一冊（係福州中和藥房刊贈，非賣品），其中第一節即福州儒家班中名伶鄭奕奏所演唱之孟姜女全部唱本，類如：開頭引，長亭別，遇盜，過關（舊唱），過關（新唱）等。茲奉上，祈爲察收。

此本所有曲詞，多經閩侯林天遺孝廉親筆刪過。林君性極滑稽，且豪飲工詩，曾有詩集行世；亦可算是當年福州『捧奏團』中之健將。如謂此本是鄭奕奏唱本，亦無不宜。

但其餘閩班所演者多從舊本之『女運骸』，意以爲孟姜女到長城尋夫未遇，運骸而回。其詞極悲惻而調亦委婉纏綿，看此戲者未嘗不淚下也。

如？

愚以爲北調主豪氣，南腔尙柔情，以是小調總首推江南。尊意以爲何

段井心啟。 十，廿二。

頡剛按，福建的孟姜女歌曲，去年由董彥堂先生寄來孟姜女哭夫一篇，今讀此冊，乃知卽其中長亭別一折，極快。不知此曲在福州是清唱的，還是扮演的？如是扮演，則尙有完全的脚本可尋。希望段先生能替我們搜集一下。舊本的女連骸也是我們所極盼望讀到的，請同時搜集。

此曲開頭引，卽是牡丹亭中游園文字，（『夢回鶯嚀』至『鶯歌溜的圓』）。不知道是誤入呢，還是在演奏孟姜女時確是把牠做開頭引呢？我們也願意知道一個明白。

### 三 孟姜女故事與美孟姜歌

顏剛先生：

許久就見你在各處登着徵求孟姜女故事材料的啟事，我也許久就想把我鄉——山東濟寧——的一段孟姜女萬里尋夫故事寫出奉上。只因在暑假期間我忙着整理山東歌謠，就沒有一點餘閒可以把我鄉的孟姜故事寫出奉上。我真焦燥極了！直到前幾天，我才把山東歌謠編好預備付印，所以這幾天稍有些暇時，趁此機會我把牠記述出來，寄給先生看看，或者不致見笑吧？

故事的記述，一方面可以觀察民風，民性，民習，供我們研究，一方面還可以給與文學的愛好者以不少的幫助。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的文藝作品，大半近于故事之流，這不能不說他是得益于故事的傳述。的確故事有助于文學者的創作，中國的幾部舊小說，如西廂，水滸，封神，西游：

……很有些地方教我們看出來是受故事的影響。

我們中國埋藏在民衆的口碑中的故事實在很多，假使我們能彀開發這個富源，不僅可以幫助着我們考察各時代的民風，民性，民習，更將給與我們的文學創作上有不少的補益！所幸現在有許多人已注意到此事，如林蘭女士等從事編輯民間故事，就是一例。現在先生更不憚煩瑣，單獨徵求關於孟姜女故事的材料。孟姜女故事大抵各省各地皆有，因為這實在是我們中國惟一有價值的大故事，將來徵求的成績定不會壞的。

在歌謠週刊所出的幾期孟姜女專號，我已見過幾次。我很愛那些故事，因而也想到我鄉的一段故事來。我不知道這段故事與別處流行的是不是完全相同，或完全相異。這正可以作一度比較的研究。這故事是我幼年時在母親懷裏聽的。我的母親愛好故事，幼年也是終日價請求外祖母講故事給她聽。這段故事，就是我的外祖母講給我母親，而我母親又講給我的。

我的外祖父在壯年時曾以私事到過長城，在那裡他也聽說有人傳說孟姜的故事，因此我的母親對我講着更覺有趣。現下先生既然徵求此種故事，我不妨寫了出來，供獻給你。但不知我所寫的這篇故事能不能邀你的採納？務請收到此故事後賜下一信告知爲盼。

此外，我鄉還有流行的一種小調式的孟姜故事，名字叫作美孟姜。我在家常聽我姑母唱，但因爲牠是歌體的，我一時記不清了，所以不便寫寄。以後我回到家去，還當調查寫出奉上的。

祝先生撰安。

谷鳳田于濟南一師文專科寄。

一九二五，八，九。

韻剛案，讀到了美孟姜的歌題，不由得不使我迴憶起前年讀詩經時得到的提示。我對於這個題目愛好極了，恨不得立刻把這歌取來一



讀。山東是孟姜女故事的發源地，論理這件故事的材料應當最多，但除了盧逮曾先生替我在泰安買得一冊通行北方的石印本孟姜女尋夫鼓詞以外沒有得到別的材料。現在承谷先生的好意，給與我一篇文章，而且不久可以把美孟姜一歌寄我，我真是十分的感謝咧。

### 三 膠東道的孟姜女古蹟

頤剛先生：

關於孟姜女的故事，做縣（山東益都）也有一種傳說。現在我把我的同鄉李昔吾先生給我的信給先生看看，對於孟姜女的故事也算貢獻一點小小的材料吧。

祥符老弟鑒：

來函及歌謠週刊均收到。刊內孟姜女故事，顧先生收集材料甚

富，鄙人原無從置喙；第顧先生考據的究竟歸到杞梁之妻哭杞梁身上，鄙人不能不就所知者供獻一二。

杞梁故宅，距敝村僅四里餘，在堯山迤北偏東七里，在齊故城東南四十里。杞妻投淄水死，淄水在杞梁故宅西北二十里，爲入齊必經之路。

又『長城八百里』云云，此長城爲齊之長城，自濟南以東山脈東南行，順山嶺築土城一道，直達東海，舊名長城嶺。城之厚約五六丈（濰縣大尺）。臨胸南之穆陵關，卽爲該城之關。其舊址現尙有高幾丈餘者。這道長城，西段與魯爲界，穆陵關以東與莒爲界。杞梁死莒郊，計其歸途當經穆陵關。杞妻迎尸，沿途哭泣，大兵渡關，城上人衆，壯士死綏，觀者途塞，土築之墻癱溜原屬常事。乃適會杞妻哭夫過此，遂相驚爲之哭倒，傳爲奇聞，歷二千餘年竟不知謬

向何處去矣。此山海關姜女廟之所由來也。

昔有一士子應試，題爲『牛山之木嘗美矣』，文中有云『牛山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一時傳爲警句。吾齊人聞之，咸笑其謔掉了下巴骨。與孟姜女哭長城事正是一例。

此信給顧先生看看也好。

李昔吾復。九月初七日。

愚按：李先生所住之村，名上莊，在益都縣（故青州府治）城西北約十里。堯山距縣城約十五里，邑中小山也。齊故城卽指臨淄縣城而言，距益都城五十餘里，淄水流經其東。牛山爲臨淄南境小山，距益都城四十餘里，在膠濟路淄河站南，乘車行經淄河站時，此山卽儼然在望也。

馬祥符。十四，十，廿八。

顏剛案，山東的孟姜女古蹟，我原來只知道臨淄縣城東的杞梁墓（

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二六八。得馬先生此信，始知益都縣堯山偏東又有杞梁故宅，離她的投水處不遠，極快。前日魏建功先生告我，謂在都門彙纂的天下路程『京都至江蘇省』條內，知道自張夏到泰安道中經過長城（鎮名），是孟姜女的故里。李先生信中，又說臨淄縣南面的穆陵關是孟姜女哭崩長城的地方。從這許多話看來，使我們知道山東省的中部（淄水至泰山）是一個孟姜女故事的區域。

可是李先生所作的崩城的解釋，我是不願贊同的。其理由已見于杞梁妻哭崩的城一文中（歌謠週刊孟姜女專號八）。這文的大旨，是說在史實上看，左傳檀弓等書所記既全無崩城的話，而齊之長城實築于戰國齊威王時，離杞梁戰死時已歷百有餘年，當然說不上。就傳說上看，西漢時所說哭崩的城是沒有指實的，到東漢時始說是杞城，到唐代又說是秦的長城，到唐以後始有一部分人說是齊的長城。

假使哭崩齊的長城之說爲她的故事中最早的傳說，爲什麼一向不出現，直到有了哭崩秦的長城之說之後而始出現呢？所以我在這文的結論中說，『哭崩齊長城之說是怎樣來的？是學者們想：杞梁妻不該哭倒秦國的長城；然而她是齊國人，齊國也是有長城的，安知她哭崩的不是齊之長城呢？於是而倒果爲因了，於是而杞梁妻哭倒的長城便真搬了家了！』

李先生所說『歷二千餘年竟不知謫向何處去矣』，這正是研究傳說的最重要又最有趣味的地方，我們不容輕蔑過的。從前人治學，只懂得看史實，所以絕不容謫；若不知爲謫即誤信謫爲史實。我們現在治學，要在看史實之外更懂得看傳說，在看傳說上正要看牠『謫向何處去』。所以孟姜女故事在史實上，我們看得哭崩齊長城之說比哭崩秦長城之說還要靠不住，因爲牠起得更後；但在傳說上，我們

便非常的重視牠，希望得到更詳細的材料。希望諸位同志不要怕謔，肯盡量地把『謔掉了下巴骨』的傳說寫與我們。

### 三 福佬民族的孟姜女傳說及其他

顏剛兄：

久沒有信寄你，因我近來很忙也。

關於孟姜女的唱本戲曲，我雖託人四處去搜買，但終于沒有得到一本。我們這裏有一種送寒衣的唱本，但內容是說韓湘子和韓文公的，所以沒有郵奉。在我們這裏的山伯英台唱本中，有一段叙山伯作城工和英台萬里尋夫的事節，頗與孟姜女事相近，可以作旁面的參考，因寄上備閱。

對於孟姜女被訛傳為孝女之事，你在專號第五期按語中所說的話至為中肯。我可以給你那個假設證實，如我們這裏的客家人，確有以女子事夫

盡節謂之『孝』的事。至兩廣傳說，因流傳作用，可以拿來互證，那是很無可疑的。

我們廣東有三種方言，即本地話，客話，福佬話是也。海豐爲通行福佬話和客話之區域，我前所寫給你的那段傳說是從一個說客話的朋友口上鈔下來的，所以很可代表客家民族關於這個故事的傳說。現在我又在說福佬話的朋友口裏鈔到下面的一則：——

孟姜女，是秦朝時候的人，她嫁了一位很文弱的丈夫。那時秦始皇要就北邊山陵的間隙，加以填補，使成了一道鞏固的長城，用以防阻胡人的南下。秦始皇有一道寶鞭，給他一打，天下的石都歸集到那兒去供填塞之用。在他徵召築城工人的名冊中，不幸孟姜女的丈夫也有了她的名字。他應徵到了那兒，因身體柔弱，經不起煩重的操作，不久便一命嗚呼了。死後，他的尸首便給人埋葬在城牆下。

孟姜女在家見丈夫久不歸，就單身前去尋覓他。人告以丈夫死埋城牆下，她大哭不已。至誠感動了天地，上帝命五雷下降，把城牆裂開，孟姜女因得見丈夫的骸骨。

這大概可以代表福佬民族關於這個故事的傳說。但口傳文學隨地而異，並不能以同方言之故而統系之。所以，我這個區分不過就材料上而言的一種相對的說話，實非什麼絕對嚴格的。

我很對不起你，當我寫寄那首『關於孟姜女的邪歌』的時候，沒有把其中的名物詳細注出，致使你有所誤會。現在特在這裏補過一下。『四角面布』一詞，我以爲牠之訓作『面巾』（即手巾）是很顯明易知的，所以沒有替牠加上注釋；不意你因牠有『塗裏拖』之語而誤解爲裙，這可見我初頭之設想是太大意的了。這首歌創作的時代大概已不是現在，因爲此時的手巾已沒有長得披拖在地上的。至于說手巾內綉魚龍人物的話，頗可懷疑。蓋一



條手巾，任管牠的邊幅大到怎樣，也沒有把牠綉上這許多東西的道理（雖手巾上綉些花草蟲魚是很尋常的事）。我怕這是唱歌的人故意夸大其詞的說話而已。所以你要徵求到這條奇蹟也似的手巾，或不是容易的事吧。

我曾聽見入過三點會（或云當作三合會）的人說，他們每開會的時候，一定要先祭過姑嫂（姑嫂的故事說來很長，現在且略提一提吧。從前有姑嫂二人，一名陳玉蘭，一名郭秀英，是最初入這會的會員。因為給一個姓馬的會友所調戲，她倆便跳水死了。後來，會員很佩服她倆的貞烈，所以把她倆當作神明崇奉）。祭時，必讀一篇很長的哀歌。那歌中有一段是提到孟姜女的故事的。可惜他——對我說話的人——忘記了，不能彀錄出來供我們一覽。不知別的人也有知道這個歌詞而肯把牠寫出的否？

上海某書局出版的新鮮歌唱大觀中有一篇孟姜過關新唱春，與孟姜女十二月花名語句大略相似。卷首有一幅『孟姜過關圖』，她身作古裝，手拿

一把雨傘，背上負着包袱，在關山古道中踽踽獨行。——這沒有什麼可以供你研究，不過順便寫了出來給你看看罷了。

拉拉雜雜，寫來又是一大堆，破費了你披閱的精神，佔據了專號通信欄內的篇幅，我要鄭重的告一聲『罪過』。

敬文。一九二五，一〇，二二，于南海之濱。

韻剛案，讀了鍾先生寫來的梁山伯祝英台節義全歌，又使我得到一個出乎意外的發見：原來祝英台的故事中糝入了不少的孟姜女故事及其他故事的分子了。孟姜女爲務州人，我前在花旛記內見到；今此歌云『務州梁家一子兒』，則又以梁山伯爲務州人了。還魂之後，山伯考中狀元，丞相李立定要把自己的女兒嫁與他，則又以蔡伯喈的故事插進去了。及山伯堅不願，爲李立所害，令往北番買馬，後又『發去幽州作城工』，則很明白的又是一個范杞良了。英台在家，

公姑病故，『家資費盡苦千般，變物買棺葬公婆，拜辭祖先就起行，沿途借問到東京』，則竟是趙五娘與孟姜女了。（黃世康秦孟姜碑文云，『倚閭之影奄然』，又云『遠床登奠，傷行役之未歸，負土成墳，悼幽淪之難返』，又云『逢人稽首，掩淚陳情；按劍破顏，聞風遠覓』，則孟姜女亦是于姑死之後出門的、恐卽是受趙五娘故事的影響。）她在路中宿店逢棍徒，山林遇賊人，均與花旛記等所叙孟姜女事相似。後來山伯救回，李立貶斥通番，番王派使送九曲明珠到朝，楊言穿不過便進兵，卒爲英台穿就，則又以孔子與采桑娘的故事加進去了。所以，這一篇唱本給與我們以一種深切的教訓，便是：研究一件故事是不能專就這一件故事的本身去研究的，必須同時研究別的故事，始可尋出牠們的交互錯綜的痕跡。

三點會中的哀歌，請鍾先生留心尋覓。新鮮歌唱大觀中的孟姜過關

新唱春，請鍾先生鈔與我。

### 三五 哭泉孟姜女祠記及其他

韻剛先生：

我因爲研究木蘭的原故，時時相伴着發掘關於孟姜女的一些材料，這並不是我有心多事，實在是看見了便不容他埋藏耳。在直隸完縣志中，清邑令何出光有木蘭祠賽神曲十二闕，其第七闕卽述孟姜女事。茲鈔錄如下

范郎城下破重圍，刁斗風傳寒雁飛；

但有將軍守塞上，何勞烈女送寒衣！

又延安府志卷五祠祀，孟姜女祠下云：

在縣南（宜君縣）三十里。姜女過范喜三日，范喜往塞上築長城；死

，姜女求骸骨不得，大哭，城爲崩。骨出，姜女負之而歸。行至此，渴甚，大哭，有泉湧出。人名其地爲哭泉，建祠祀之。有馬理碑記。

因又考宜君縣志，則見馬理（明人）孟姜女碑祠記曰：

宜君南三十里，鎮曰哭泉，有孟姜女祠，祠下有泉。詢及父老，云：孟姜女者，前秦澧州人也，適范喜郎。秦築長城，喜郎從役，息其工。及築死于城土中，姜女爲送寒衣，至邊，始知之，悲憤號哭，城自崩墜。屍骨暴露，莫辨真僞。乃嚙指滴血，歷驗諸骨；其一血入骨，乃知其范郎也，遂負之以歸。至宜君南三十里，息道左，渴欲飲，無水；仰哭而泉湧。土人哀重之，共爲立廟；夫婦二骸在焉。余穉年聞（疑是聞字）閭里庸俗歡謳此事，未以爲必然；今鎮以哭泉名，且兩地均有廟貌，而父老之言又詳悉若是，則此事信有之。

矣。……

又祠祀下云：

孟姜女祠在烈泉鎮。……夫往塞上築長城死，姜女負骸骨歸，過此渴甚，仰哭湧泉。土人感其事，共爲之立祠。有馬理碑記。

又古蹟云：

孟姜女泉在烈泉鎮。相傳孟姜女攜夫骨憩于此，渴甚，仰哭，有泉湧出。又名哭泉。今名烈泉。

我前次在孟姜女在元曲選中的傳說一文中說「范杞良是築死在長城內的，孟姜女送寒衣去時就未遇着」。馬理碑記却說秦築長城，喜郎從役，怠其工，築死于城土中，孟姜女送寒衣至邊才知他是已經死了的話，却與元曲——馬致遠任風子——之說相應了。不過於此得知范杞良之死的原因是「怠其工」，這是值得注意的。這是明人繼承元人的說法——孟姜女送寒衣

至邊始知其死。

范喜郎既築死在長城內，而且長城內的死者又不止范喜郎一人，白骨鄰鄰，孟姜女何以得他的屍骨出來，又何以認識他的屍骨呢？于是遂有一悲憤號哭，城自崩墜，屍骨暴露，莫辨真偽，乃嚙指滴血，歷驗諸骨，其一血入骨，乃知其爲范郎也』的說法了。

余總括上意，得最重要之七點：——

1. 范喜郎因『怠工』才遭築死在長城中的。
2. 孟姜女把城哭崩了，范郎的屍骨才得暴露出來。
3. 孟姜女不能分別屍骨，于是才嚙指血來試驗。
4. 姓范名喜——以文中稱范郎而知之。
5. 姓孟名姜，或姓姜——文中多稱姜女。
6. 孟姜女是前秦（？）澧州人。

7. 孟姜女適范喜三日而范喜即從役築城去了。

此外還有清羅文治的歷代名媛圖說上卷有齊杞梁妻一條，一併鈔錄如

次（此書有繪圖一幅，很別致）：

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今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立吾誠，外無所依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汪曰：杞梁之妻不受郊弔，哀聲感而俗化，枕屍哭而城崩，傷無依以立節，投清流而自甘，可謂知禮守義者矣！然使其通於禮義之大，宜以時啟其夫，謂夫之一身上係五世之重，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致爲臣而弗求仕焉可也。卽不得謝，亦宜擇事而任之。襲莒之役，恃大陵小，辭于君而弗敢將焉可也。夫旣無祿，而內無所依，外無所倚，杞梁之鬼不其餒乎？則更爲立後以繼其絕可也。三者不能，徒殺身以相從，無益於夫，夫之目愈不暝于地下矣！

鈔寫完了，我也不願意在此多說；不過我以爲馬理說范喜怠其工而築死長城的話是從傳記『今殖有罪』之語演變出來的。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上說：『希望本刊的讀者肯給與我一種幫助，無論看到什麼材料，都寄給我。……材料不要怕奇怪，也

不要怕複查，因為奇怪是傳說的本相而複查之中也儘有創見可尋。因此之故，所以我敢于把後一段——歷代名媛圖說——鈔給你，雖然我明知道牠的說法是與左傳，列女傳……等書的記載相同的。

臨末了，再說一句：請你把歷代名媛圖說上繪的那幅齊杞梁妻的圖用鋅版翻印下來！

弟鄭孝觀賓于在保定上。

一九二五，十·二七。

韻剛案，何出光詩言『范郎城下破重圍』，以范郎爲攻城奪塞之人，恐是用漢書匈奴傳『貳師將軍出塞，追北至范夫人城』一典。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這原是偶然的近似，與孟姜女故事沒有關係。但俞樾小浮梅閒話中即云，『然則范郎妻疑即范夫人：乃夫死而完其城，非夫死

而一哭崩城；且漢時人，非秦時人也」。他不知道杞梁的姓范還是唐以後的事呢。

馬理即是箸孟姜女集的人（孟姜女集，見明季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及清初錢曾讀書敏求記；惜未能覓得）。他所作的哭泉孟姜女祠記說她是前秦人，這頗新穎：不知道確是一種傳說呢，還是僅出于他的推想呢？（也許他因爲孟姜女一名爲故籍所不見，而俗說爲秦人亦無據，遂推想以爲前秦之誤。）如果確出于傳說，倒是很可注意的事。

負骸骨歸之說，在『秦始皇欲納孟姜』之說未起時確是一個重要的說法。試看貫休詩中『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之語，可證自唐以來如此。因爲這是滴血之後的一個重要的任務，不比僅有『痛哭崩城』之說時可以卽刻投水死的。我們看此，可以知道孟姜女

的死有三個時期的不同，第一時期是崩城後而投水，第二時期是負骸歸家而力竭，第三時期是不受秦始皇的要挾而自殺。

歷代名媛圖說尙未能找到。鄭先生如有，未知能寄我一覽否？『汪曰』之汪，未知是誰。他的一篇腐話，實是在舊時代禮教之下所必有的言論。上月承紀湘濤先生見贈萬歷中張時顯做的孟姜女祠記拓本，中云，「尋夫之事，史不多見。惟博物志載舜南巡不返，二女追之不及，淚染竹，死爲湘神；顧亦不知何據。大抵身不踰閨壺，卽歸寧有時而廢，此禮之經也。艱關萬里，徒行旅宿，必死與同穴，則所遭之不幸者。竊意姜女當時舅姑已歿，可無井臼慮；不則安得事遠征！又或以無後爲郎懼，倘有子代行，必屬之矣。故不量禮之可爲與力之能爲而執一爲之者，是苟難之行也，姜女必不然也；凡爲貞者所當知也」。此與名媛圖說之評論雖褒貶有殊，但以禮

法相規誠的意思原是一樣的。他們不知道在民衆的意想中，孟姜女乃是極任性的一個人：父母要替她好好的定親她不要，偏要强嫁與見她一身白肉的人；父母翁姑都勸她不要單身出門她不聽，偏要把嬌養慣了的身子作萬里艱辛的嘗試。她有的是情，何嘗懂得什麼禮法咧！

### 三 乾城歌闕中的孟姜女哭長城

韻剛先生：

見你在國學週刊上又繼續研究孟姜女的故事，不禁又鼓起我的雄心。近來無論是讀書或是看小報，總希望能發現一兩段關乎孟姜女的故事的記載。這樣的痴氣，只有我自己不笑話我自己；實在是想在任何的書報裡發現孟姜女的故事也太難了！不過是『老天爺餓不死瞎眼鷹』，『上天不負苦

心人』，真的『瞎子碰見個死老鼠！』在看小報的時候，我竟真發現了一節民歌的孟姜女故事的文字。這段小唱載在四十三期的民衆週刊上張醉農先生的一篇乾城歌園中。我想這段小唱也或許先生已經見到，也或許張先生已經直接寄給你了，似乎用不着我再來添一個狗尾巴的另寫給你；但是後來一想，我生怕先生或者一時疏忽了沒有看見，而張先生也沒寄你，那豈不白白的丟棄了一段故事嗎？所以還是寫給你的好些。歌如下：

十月裡來草頭黃，

孟姜女遍地去尋郎。

踢一脚來哭一聲，

萬里城牆齊齊崩。

這是乾城歌園中十二月歌的第十節。從這節裡，我們又可以知道孟姜女曾經遍地尋郎，一邊踢着，一邊哭着，這與普通的歌曲似又有些更親切的記

述。我不知這段小唱到底有沒有可以看重的必要，姑記出來以備採納好了。

谷鳳田于濟南文專。

韻剛案，乾城縣屬湖南辰沅道。湖南也是一個孟姜女故事的區域。明馬理孟姜女集說孟姜女爲「楚地澧人」。伍家宥先生通信（見專號四）說臨澧境內有姜女汊，澧水南岸有姜女廟；澧縣城東有孟姜山，其上亦有姜女廟。可見這個區域在故事上也是很占勢力的，不過外方人不知道，以致不及山海關和哭泉等處的有名罷了。所惜的，這個區域內的傳說和歌謠，我們沒有得到一些。今承谷先生轉錄此歌見示，不勝欣喜。希望湖南省的同志肯替我們出力搜集，使得我們在這個研究上可以開闢出一個新天地來。此歌說「踢一脚來哭一聲」，又說「萬里城牆齊齊崩」，覺得頗與其他傳說不同。但牠說得太簡短了，我不願意因爲求之過深而致失去了牠的本相；我非常希望多

得着那地的傳說與歌謠，使得我們可以拿來和牠相參證而完全瞭解牠的涵義。

### 三 上海城牆內的范喜良石像

顏剛兄：

宣統三年上海北半城之牆內發見范喜良的石像，頗喧傳一時，當時報紙當有記載。

弟紹虞。 十四，十，廿九。

顏剛案，前得錢南揚先生來信，說清季上海某處建築，掘地得石棺，中有石人一，背鐫『萬喜良』三字（見通信29）。這在時間上與郭先生所說相合，而場合則不同。又聽馬叔平先生說，民國五六年間，上海大世界曾陳列萬喜良的石像，說是從古墳裏掘出來的（見通信



29 按語)。這在時間上和上兩說都不同，而場合上則與錢先生所說相合。『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照此看來，應當確是在清末於墳中發見的了。但我的臆見揣測，卻與他們的多數說相反，覺得是民國五年左右在城牆中發見的。我所以有此揣測之故，因為孟姜女的故事盛行之後，萬喜良的石像築在城牆中是有意義的，而上海的拆城則在民國四年之後，（大世界的建築亦在四年之後）。若說在古墳裏掘出來，那麼，所以鑿此石像的理由便使人無從索解了。（這是我

的假設，確否自當待以後證明。）按同治上海縣志卷二建置門，說元代建上海縣後二百六十餘年猶無城，故屢爲倭寇所犯，直到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始築城。孟姜女故事流傳到這個時候，很有使築城者鑿像厭勝的可能。何況自嘉靖後直到清末，時在整葺修築之中，或許竟是清代的東西呢。不知

道這個石像現在還在大世界否？他的形狀究竟怎樣？背上的姓究竟是范是萬？這都是要請上海方面的同志替我調查的。若能照一個相寄我，那是更感激了。

孟姜女的故事既深入人心，築城的要求堅固的心理也總是一樣的，上海城牆中既有這種東西，說不定別處的城牆中也儘多藏着呢。好在現代拆城的地方日多，我們靜待着繼續發見的好消息罷。

### 三 目連戲與四明文戲中的孟姜女

韻剛先生鑒：

茲奉上孟姜女唱本二種，寧波嘏辭二種，對唱小調十五種，工尺譜一種。小調中有非寧波出品者，然已傳入寧波，至少亦受一點寧波化矣。有土語不解者，可問馬師幼漁也。

寧紹戲劇之盛，非他處可比。週刊第三期閣下案語，以爲孟姜女與目連二劇接連而演，非也。目連乃戲之一種，非齣名。前周師啟明曾有談目連戲一文，甚略，未盡其妙。頃弟方從事研究，明年夏更擬一至紹興，蓋紹興乃目連戲之發祥地也。目連乃高腔。弟每疑高腔在崑腔之前，未識閣下以爲何如？

寧波戲班有崑戲，有目連戲，有紹興戲。弟已約訂一崑班吹手，以度曲爲名，着手調查。據說諸班俱無孟姜女劇，惟最下流一種『串客』所組織者（即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專唱哥哥妹妹之四明文戲）也許有之。惟在寧城此種久經官廳禁止，無從調查。

#### 錢南揚頓首。

頡剛案，旬日來，承章矛塵先生送我許多紹興唱本，錢南揚先生送我許多寧波唱本，使我眼界一開，極快。在紹興寧波唱本中，凡是

蘇州有名的古蹟和街道，均屢見不鮮，很可見那兩地受蘇州影響的深至。

高腔的聲調與樂器俱極簡單，頗有『先進野人』之風。錢先生疑牠的發生在崑腔之前，我也同意。甚希望錢先生作一考證，更盼望錢先生因研究目連戲而得到高腔中的孟姜女劇本。

四明文戲，化裝灘簧，改良申曲，揚州小戲，都是上海游藝場中最能代表各地方的民衆藝術的東西。我很想收集這種材料，無如牠們的劇目是報紙上不登載的；要自己去查，又沒有這種機會。希望上海方面有志研究民俗學的同志肯破費一點時間去觀察這種東西，不要以爲這種東西是下流人的娛樂而但嗤之以鼻。



A541 212 0007 8417B

民俗學會叢書之二

孟姜女  
故事研究集  
第三冊

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每冊大洋五角

著作者 顧 頡 剛

編審者 民 俗 學 會

出版者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語  
言 歷 史 學 研 究 所

印刷者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印 刷 所

總售處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出 版 部

分銷處 國 內 各 大 書 坊

# 民俗學會新出版書目

書名

編譯者

價目

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

楊成志  
鍾敬文

二角

台灣情歌集

謝雲聲

三角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顧頤剛

三角

蘇粵的婚喪

顧頤剛

三角

狼獾情歌

劉乾初

二角

吳歌乙集

王翼之

四角

廣州兒歌甲集

劉萬章

三角

揚州的故事

蕭漢

(印刷中)

蘇州風俗

周振鶴

(印刷中)

民間文藝叢話

鍾敬文

(印刷中)

閩歌甲集

謝雲聲

(印刷中)

孩子們的歌聲

黃紹年

(印刷中)

杭州的歌謠

匡

(印刷中)